

零

房间在昏暗里沉寂。斐用被子裹着脑袋，缩在床的一角，用轻轻的呼吸声为冰冷的夜留下一丝余温。

玻璃，晶莹剔透。我淡淡的侧影淹没在点点灯光里。

我一直很喜欢这扇落地窗。薄薄的镜面，接落城市散落的光影，铺展流光的画卷。房间的倒影黯淡不可见。我把脸凑近玻璃，想看看自己脸是否还被酒意晕染。但我只看见一个朦胧而苍白的淡影，像浮在云海间的远山。

目光越过这飘渺的幻影，点点灯火在镜面上微微颤动着。一扇扇窗户，灯光或明或暗，眯起眼睛，会看见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或者窗帘后游移的剪影。但，那些也许存在的欢声笑语，都被这一层薄薄的玻璃，隔绝在外。寂静无声。高楼大厦，那些光鲜亮丽的，水晶般外壳累成的繁华绮丽，立在大地上，它们头顶的夜空，云层反射回浑浊的灯光。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都市。轻闭双眼，我仿佛听见那些窗帘的背后，那些优美柔和的古典乐，我仿佛看见，那红酒杯折射的宝石般深沉的光线，我似乎知道，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也有谁高高在上地凝视着我落寞的身影。这面浅浅的玻璃，隔开了两个世界，里面，只有我，和斐。

我多么羡慕外面的世界，多么渴慕那些光鲜亮丽，那些晶莹剔透。那些花店里扎好的玫瑰，或是一枚松紧适当的戒指，一份高高在上的学历。但我也会想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为何内心总生出这样的渴望？

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一切的辩护都像是在掩饰。叹出一口气，再凝眸眺望仍不夜的城，一切都似乎被笼罩上了一层浅蓝色的轮廓。千百道细微的光束，从那些同样冰冷的窗玻璃上滑落，沿着那些蓝色幻影搭起的浮桥，轻轻地注入到我的落地窗上，在那乳白色的银辉中一丝丝蒸腾，从缝隙中漫过，终于把凉薄与落寞送进我的世界。

我羡慕那些人生。羡慕那些被大多数人冠名了意义的人生。有时候我也会去怀疑，这种人和人之间相互承认相互吹捧营造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意义。但当我明白生存需要的不过是意义的幻影——这样的不存在之物事实上也只存在幻影时，那种用怀疑换来的安慰便顷刻间瓦解，对那些晶莹剔透的渴求也就愈发强烈。

但一种发自理性的悲哀阻止着这一切，它告诉我，即使一切如泡沫，真正有生存尊严的姿态，也是静静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看它破灭，而非跳下海去追寻。那些消失在山间的古代僧侣，那些崇高的姿态一次次阻止着追寻的冲动。我心中的懒惰与无力也在推波助澜。

最终，我在追寻的冲动与崇高坚守之间，近乎窒息，麻木不仁。就像现在，半醉半醒，思绪飘忽地凝视着这座不夜之都。

这是我的生存状态，一种麻木的状态。我不喜欢用这个词，它带着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的气息，刻意地用人在短暂的时间里所表现的理想去代替这个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即使我此刻心情低落，就在半小时前，我仍纵饮高歌。我使用它，只是为了叙述。

千百年的时光过去。多少种状态已经化为了泡影。那些在神坛前虔诚祈祷的身影已成为永远的过去，那些侠肝义胆柔肠百转，也都在江南大地上趋于无形。多少种理想都成为幻灭。

那么，如今，人们的生存状态又如何呢。当我的目光漫游到那些高楼下昏暗的街道时，我忽然想起那些永远行走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一生的故事无人倾听，他们一生的热爱无人理解，当他们终于尘归尘土归土，留给大地的不过是无声的静默、对意义虚无的证明和对人类的狂妄的嘲讽。永远是流变的世界里，无所谓时间，真实的仅有表面的因果。恒转如瀑流，一切都如同漩涡边扬起的泡沫……

而那些窗帘的背后，那摇曳的红酒杯，你沉淀着肮脏的阴影……自由所带来的不平等，科学冰冷地承认着一切的合理性。它微蓝色的闪光，多么冰冷……

耳晕目眩。然后我意识到，这个时代是聒噪的，这个时代是静默的，它的静默来源于聒噪。当无数种声音披着理性的表皮非理性地对撞时，除了纷纷扬扬的浪花泡沫，什么也不会

剩下。而那些聒噪者，最终的归宿，也与沉默者无什么不同……即使后人能回忆起他们，所忆起的不过是一切玄虚的概念，再糅合进一堆失真的想象，至于你曾吻过的那朵花，不会再有人知道……

我们接近的虚无的真相。接着我们空喊的狂妄的口号，试图在世界的牢笼中挣脱。狂妄的幻想，不过是为欺骗人们徒劳。为了谁？不是我。不是人类。

毁灭吧。一切，毁灭吧。

哈哈。幼稚的想法。可笑的幼稚的想法。

然后，我忽然意识到。

这个世界，真的，要毁灭了。

—

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醒来，头昏沉沉的。

“醒啦。”斐看见我扭动了一下身子，递了杯温水给我，“我半夜起来时，看见你摊在地板上。少喝点。”

“嗯。”我摇摇头，喝掉水，站起身，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

床头柜的一角，摆放着一株盆栽，没有花，长满了三叶草。我把脑袋凑过去，认真地数了数。

“还是没有四叶草。”我对这样的失望习以为常。

“嗯，等等吧。”

“我们，好像不剩下多少时间了。”

斐愣了一下，沉默了。我打开电视机，早间新闻正在播放。

“……正越过柯伊伯带。它的炽热在寒冷与黑暗中格外醒目。速度目前仍无法测量，但预估可能七日内抵达地球……”

“……旅行者号自通信中断以来仍无信号回应……”

“我们，只有七天了。”我看了看三叶草们。它们已经陪伴了我好几年，终究还是维持着原本的三片叶子。也许那多出的一片所寄托的希望太过于沉重了吧。

“繁华绮丽，过眼皆空。”斐扯了扯她的衣袖，喃喃道。

“并不会让我们好受些。”

“……方舟计划正有序实施。各计划人选确定工作正由各政府联合协作有序推动进行中。此前备受争议的塞勒涅计划经研究，已由各国代表决定被放弃。……”

“塞勒涅计划？打算强行调整月球轨道当掩体的那个疯子计划？”我问。

“嗯。耗费太多资源，只剩几天，势必会拖慢最有希望的方舟的进行，所以被放弃了。”斐说。

“方舟的人选，还没有完全确定吧。能逃脱上帝之怒的人，就算不是诺亚，也该是罗得。”

“罗得，”斐怂怂肩，“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是亚伯拉罕。我倒要看看最后计划的人选如何确定。”

方舟计划，从全球选取 200 人，作为文明的火种。只不过，不是浮在水面上，而是深入太平洋，试图再次借助海洋远古的威仪，躲过来自星空的火焰。

与我们无关。直到最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都还在试图证明自己的力量与权威。我们不同，即使那天空中的焰火还未降落，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已然被宣判死刑。就让那些代表们去吵吵到底谁该上谁不该上吧。我还是去买最后几天的物资。

我带上门，恰好碰见邻居打开门出来。他仍同往日一般穿着一套廉价的西装，领带打得笔直。

“还去上班？”我问他。

“嗯。”

“都快完了，”我笑笑，“真敬佩你的精神。”

他扶了扶他的领带，推了推眼镜。“不一定。我觉得会好起来的。谁知道那东西到底会怎样。也许到头来虚惊一场。”

“你怕么？”

“不。”说完，他关上门。我的余光看见他堆在客厅里的灭火器和食物。

“先见之明。”我竖了竖大拇指。他尴尬地笑笑，快步走掉了。

不知道超市里还抢不抢得到物资。但我还是决定慢慢地去。多活几天，又如何呢。结局，除了那也许的200人以外，不会有什么不同。

秩序比我想象的要稳定。昨天还乱哄哄的超市，今天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更多的物资已经被运来，成堆成堆地卸下。警察们严肃地维持着基本的秩序，购买数量严格限制，一人一份。我摸了摸口袋，斐的身份证带在身上。

“两个人的物资。”我把身份证递给登记人员。

这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重，两个沉沉的包裹。

“会停水停电么？”我忽然想起来，走出超市时，询问门口一个靠在门栏上的年轻警察。他的帽子沾了些白色的粉尘，头发似乎没有打理过，乱糟糟的。

“我怎么知道。”他迷茫地喃喃道。我张开嘴想安慰他几句，但又觉得，像我出门前说的那样，并不会让人好受些。天空仍旧是灰蒙蒙的。

“明天大概还是个阴天。至少，不那么热。”

“我现在可一点儿也不想见到太阳。”他挪了挪身子，拍了拍自己的后背，仿佛觉得那里容易沾上墙体的灰尘。我没有告诉他他的帽子脏了，走了出去。

街边的绿化带仍旧是绿色的。鲜艳的花儿，即使几日已不见阳光，仍娇艳地开着。不去在意手中的重量，似乎会觉得，一切没什么不同。用脚踩踩那水泥的地面，一样的坚实。我走进电梯，看见我的邻居。他早上还笔直的领带已经歪斜了。我看看他，他看看我。

“公司关门了。”他挠挠头。

“嗯。没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电梯带着我们，缓缓地爬升。

“回来了，沆？”

“我回来了，斐。”我把东西扔在在门边。她抱着手机趴在沙发上，浅白色的睡衣盖过双膝，长发松松地伏在柔软的背上。

“外面怎么样？”

“还算太平。但大家好像都没什么事可做。”

“方舟计划的人选，可是吵上了天。”

“怎么说？他们到底打算怎么选这200个人？”

“没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是按诺奖为标准，那该装进方舟的人都超过了 200 个。至于哪位政界人物应该进入方舟，就更是难以确定了。”

“他们不会在最后一段时间还要来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就快下水了，来不及了。也许暗杀是不错的手段。”

我看了看窗外。灰白色的天空下，楼宇是同样的阴沉。街上走着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车辆仍然川流不息。即使末日来临，世界还保持着它最后的活力，这的确是让人敬佩的。此刻舆论界的活力，甚至大概比任何时期都更要旺盛。

点开某博。岂止是联合国的代表们吵上了天。还人选呢，就连方舟的男女比例都没能确定下来，对于变性人该如何界定的讨论更是激烈不已。我划开那些纷乱的消息，点开方舟的照片。

这座已完工，进入检测阶段，等待即日起航的庞然大物，人类科技最后的结晶。但，仍旧是不完备的生态循环系统，需要携带大量的必要物资。就算能在水下度过那火焰倾泻的一刻，船民们真的能等到重返地面的一天吗？没人会在意这些问题。多活一天，那是至高的荣誉。哈哈。

方舟。灰黑色的外壳。静静地停泊在海湾里。我想象着那港口四周陡峭的悬崖，想象着那些亘古的岩石的沉默与对方舟的嘲讽。

我又想喝酒了。

我踏进酒吧的门。今天，这是为数不多还在营业的地方。政府在超市里配发的物资当然不包括这种供人消遣的饮品，但我相信，人们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它。

本来只有夜间开放的这里，已经变成了 24 小时营业。但即使是白天，里面仍然没有来自自然的光亮，各种蓝色红色的彩灯在这里装点着一个个易碎的幻影。我要了一杯马丁尼。

“今天还收费？”我问那正摇晃着酒壶的调酒师。

“嗯，原价。”

“不知道该说你们老板是吝啬还是慷慨。”

“他只是想让一切都如同往常一样。其实即使你没带够钱，这一杯我也可以请你。”

“不用，谢谢。我也喜欢和平常一样。”我接过那杯青绿色的酒。但真的如此吗？

酸涩而火辣的奇妙感觉流淌。思绪在迷离绚烂的灯光里飘忽。一种埋藏在心底的渴望的火焰，忽然被这酒精升腾起来。我意识到，我并不真的希望一切就和平常一样。我希望，会发生些什么，不同寻常。我抬起眼打量四周的人群。角落里，一个西装打扮的姑娘，面前摆着三个酒瓶子，沉闷地喝着。灯光打不到那里，我看不清她的脸色。舞台边的沙发上，瘫倒着一群人，胡乱地躺着，酒瓶子乱扔，看起来应该是在这里过了夜。老板似乎也没有赶他们走的意思。舞台上，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在唱些什么，似乎声情并茂，但麦克风的线大概被某位嫌他吵闹的人剪断了。但好像还有几个算清醒的人，他们坐得离那个喝闷酒的女孩不愿，衣着朴素，也只放了几瓶很简单的酒，低声商量着些什么。我站起身来，装作去上厕所，从他们身边走过。

“……安排妥当。明天早上 9 点……口号……”

“……不会有什么的。警察没有开枪的理由……”

“……各个群都给了令人满意的答复。集合……”

明天？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么？即使他们是要抢银行，如今看来，警察似乎也不太会花多大力气去管他们。当我路过那沙发时，一个醉眼惺忪的男子朝我直直地伸过一只手。我捡起酒瓶，狠狠地给了他一下。

我喝得又是半醉，飘忽地回家。斐仍抱着她的手机，只是变成了躺在沙发上。

“回来了？”

“你又不陪我去喝酒。”我懒懒地往她身上靠。淡淡的香味，让人心安。

“我讨厌嘈杂的地方。”

“今天很安静。”

“接下来怎么办？”她忽然问我。

“今天明天都待在这里吧。似乎明天会发生些什么，我有一种预感。”

“我看好多人都往外走。出城的车辆一直没有断过，从人们知道末日来临的那一刻起。”

“我们也会离开吧。但没必要那么急。我想至少等方舟启航后再走。”

我趴上沙发，挨着她，昏昏地睡过去了。

再醒来时，已接近黄昏。斐做了两道简单的菜，我们草草解决了晚餐。没有谁有什么食欲。我习惯性地走到窗边想看落日，才发觉今天仍然是阴天。我端起桌子上的水杯，走到床头柜边，给我的小小盆栽洒了洒水。

“大概再也没机会看见四叶草啦。”我微微感叹了一句。“斐，你说，我们都离开后，三叶草们还能活下来么？”

“这一盆大概是不行的吧。”

“不过地球上有那么多的三叶草。能有幸存的吗？”

“也许，它们的种子，能在大地或者海洋的怀抱里逃过这一劫吧。很久以前，上一次末日降临时，当恐龙们都走向灭亡，这些弱小的植物不也生存下来了吗。”

“嗯。要是那样就很好。我们人类的种子，大概会永远沉没在太平洋里吧。”

“为什么我们要被毁灭呢？”斐轻轻走到我身后，环住我的腰。

“我还以为你这样的文艺青年会喜欢呢。”

“谈不上喜欢。没什么感觉。但是，这样突然的变化，总让人有些困惑。”

“谁知道呢。上天看我们不顺眼？还是真是那什么黑暗森林？我们连这灾厄从何而来都不能知晓。”

“真没道理。”

“本来一切就是不讲理的。或者，只讲天理，不讲人情。”

“是我们有罪吗？这是审判吗？”

“讲话像个基督徒。这样的火焰能把基督的骨灰都扬了。”

“本来，在那最后的审判来临后，人间就会消失。圣子的肉身到那时又有什么重量，就像已经引发神迹的羔羊，不会再有什么价值。”

“这里不是 Sodom，没有什么罪与否。所有的人都灰飞烟灭，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审判。”

“可这里是 Gomorrah 啊。”她把嘴唇贴过来，吻了吻我。她的双唇温润而湿热，让人感觉即使是在末日，温度也依旧是温度。

“没人会因为这个施加什么惩罚。”

“也许，每个人都有罪。”

“我本来以为你今天不文青了。”

她立刻在我腰上拧了一把。

“有罪的不是某一个人。有罪的是人。”

“你我无辜吗？”

“无辜。”

“我们 有 罪 吗？”

“有罪。”

也许真是这样吧。这是在审判人类的罪恶，这样一想，我不由得也得到些许安慰。

二

清晨。同样灰暗的天空，千篇一律的阴沉。睡眼惺忪的我提起垃圾袋下楼。

街道显得有些凌乱，各种垃圾废物零星散布，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着。空气沉闷，令人心生烦躁。一丝不安飘摇在风中。放垃圾的地方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再没有人来处理这些东西。一切都是灰色，明明暗暗斑斑驳驳的灰色。

我呆呆地在垃圾堆边站了一会儿。有不少人走过来，把垃圾丢下，匆匆离开。垃圾场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同样怔怔地看着零零散散的来扔垃圾的人。一条狗懒懒地趴在他的脚边，亲切地用头蹭着他的脚，似乎对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兴致勃勃。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多余了，起身离开。身后的垃圾堆传来翻动的声音。

我沿着沥青路面慢慢回走。一道鲜艳的红色兀然突显在眼中。我讶异地抬头，是那最常见的红底黄字的横幅。它上次出现时，应该象征着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

“热烈庆祝世界末日的来临”

写着这样字样的横幅，挂在两根电线杆之间。

真是幽默。我拿出手机，把它拍了下来，发给斐。

“嘿，怎么说，乐观主义者永远是乐观的。我猜这应该不是文青干的。看起来也不像诗。”

“没有复杂的形式，内容深刻而精辟。”

“会发生什么吗？”

“嗯。真的有人要来庆祝了吧。”

我想起了昨天在酒吧里听见的话，盯着这简单的横幅愣愣地看着。

耳边，依稀传来一股躁动的人声。渐渐地，模糊转为清晰。转头向两边望去，一大群人出现在街道的转角处。我赶紧退让到人行道的边上。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见过的最为盛大的一次游行。无论是在其形式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的人。他们古朴的长袍拖曳在沥青路面上，像是从地底下十八世纪的陵墓里浮出的幽灵，既有肃穆的气息，又显得飘渺。如果不去看他们的正面，也许，甚至会产生一种他们是在庄严地默哀的错觉。但，当看清他们挂在脸上的白色面具上那诡异的笑容时，会明白，这群幽灵并非来自那些恭肃的修道院，而是来自属于撒旦的瓦普吉斯之夜。排成方方正正的一个列队的人，面具上同样的笑容，夸张地占据了面容的绝大部分，眼睛微微眯起。他们轻飘飘地从街道上划过。

这群人已经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两边的高楼，窗户一扇扇地打开，人们探出脑袋，默默地看着游行的队伍。

刻意地和黑衣者保持了一段距离，是举着各种横幅和标语的人。比起黑衣者们整齐的方阵，这些人显得凌乱而随意，毫无纪律地集合在一起，像一群蝗虫。他们的服饰也随意而混乱，有穿着西装蹬着皮鞋的人，他手里的牌子上，用优雅字体写着“恭候主的审判”；有戴着头巾穿着背心的人，他举起的横幅上，写着“继续为人类毁灭而奋斗！”——我并不知道还需要怎样奋斗，也不知道这末日的来临与他所谓的奋斗是否有关，总之他乐观积极的心态是值得褒扬的；有穿着小丑服的人，五颜六色的脑袋配上异彩纷呈的妆容，脸上的笑容毫无令人恐怖的偏激者的气息，只流露出令人愉悦的嘲讽，他的标语则是“fucking the stupid”

Human civilization”。与前者诡异的静穆的气氛相比，这一群乌合之众显得热烈而欢腾，即使并不能找到任何一个人特别地高兴，但当他们嗡嗡叫着挤在一起时，他们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扭曲、颤动着庆祝末日的降临。

在黑衣方阵经过时沉默的人们，开始显得不能忍受这群人。一个鸡蛋从天空中落下，砸在那个西装男子的肩膀上，摊开一大片黏稠的污渍。纸团、矿泉水瓶甚至是空啤酒瓶，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报复的队伍。昨日、今天早上就已被点燃的火焰，在哀伤迷惘的积雪中被埋藏，只能匍匐着酝酿，此刻被这群人彻底引发，刹那宣泄开来。还勉强维持着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人的被一个空啤酒瓶彻底开花之后立刻四散开来，各种标语扔得满地都是，人群匆匆地奔跑着，往街道另一端跑去。

我面前这段街道上，只剩下那具脑袋开花的尸体。人们似乎也因为这鲜血而冷静了一点，目送着那些仓皇的奔跑者离去。

杀人，已经无所谓了。此刻，一切的罪都不再有后果。每个人都深知这样的事实，但没有人敢在昨天打破它，只把这样可怕的想法藏进心底。而此刻，这可怕的事实血淋淋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我感到一股恶寒，同样匆匆的往家走。

我进门时，斐的脸色同样不太好看。睡衣、她苍白的面容、柔软洁白的床铺，这一切都让我稍稍安心了些。很快，楼下又响起了声音。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挪到窗边，等待着游行队伍的下一个表演。

仍被鲜血浸染的路，一个戴着耳机的男子拽着一个音箱走过，站定在那具尸体旁。他手拿着麦克风，穿得像是刚刚走下外交部的讲台。他轻轻的清了清嗓子，回音让他知道，这两边高楼里的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于是他开始他的长篇大论：

“诸位！虽然这是令人不悦的，但事实如此：末日已经要降临在我我身边。你们也许是疑惑，也许愤怒，也许沉默；我们对于收到各位的各种反应，感到由衷的荣幸。而现在，我想讲一讲，我们为什么在庆祝。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声音，他们对于庆祝游行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我们千年的文明，究竟创造了什么，带来了怎样的价值？这个问题是常常被人讨论的，并且当人以谴责、质问或批判的语气谈起它时，总会被冠以虚无主义的恶名，被进步青年们大加指责，用超过发问者言论百倍的篇幅写下人类的种种进步，再讴歌科学与理性的颂曲，为这个问题粉饰出一个积极的结论，继续鼓舞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否认人类在物质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不否认我们一步步接近世界超物质的真相。但当我们随之而询问这一切背后的意义时，一切显得愈发空无。神被抛弃时，同样作为幻想的意义也在同样被抛弃。

“我再次强调：我陈述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也许你是信神者，或是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存在的人、认同自己生存意义的人，那么你大可不必理我我的胡言乱语。然而如果你在理性上同样认同意义的消失，而且并不希望在虚无后陷入绝望的深渊，而仍然追寻一种积极时——我们必然把目光从世界移回人本身，意识到人才是存在者，并且人因为我们是人而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地位。当我们因世界的寒冷而重拾有温度的人文关怀时，我们会把‘意义’放在一生的奋斗中，如同西西弗，这是存在主义者的神话；或者，陷入纸醉金迷，追求荷尔蒙分泌带来的意义的假象。

“在二十世纪爆发的一系列危机，危及人类生存状态的危机，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些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都含有用非理性捏造意义的因素。而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认为追问意义存在的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选择了对这一问题的回避与遗忘，并对我们形而上的讨论嗤之以鼻。但说这种问题是无意义的，并不能产生人类渴求的意义，只是一种把它从我们目光中抹去的遗忘。这种遗忘不仅仅发生在此处，也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技术爆炸中——过于光鲜的世界让人们进一步遗忘了这样的问题。但这种遗忘并不彻底，这问题同一个梦魇般蛰伏在心底，伺机在黑夜中狠狠地蚀咬我们的内心。谁不曾感到一刹那的虚无而为之流下

无形的泪，当你从激情中退却？回避与遗忘，只是替我们做出了一种选择——沉浸在荷尔蒙之中的选择。

“现在，我所庆祝的，我所欣慰的——这样一种巨大的悲伤与苦痛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远远超过人类技术总和所能抵抗的末日把每个人从幻梦中唤醒。这样的一种状态，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尽管，人类已经只剩下6天时间，但我们将重新迎回我们的尊严，继续我们的思考和追寻。我也知道，已经不会再有什么结果，时间太过短促。但，我们的姿态就在此刻永恒。

“诸位！做出你们的选择吧！重拾理性的身姿，或是把最后时光仍用来追求欢愉，这些行为都是正当的，并体现出人类的本质。只是，别再把头低到悲伤和愤怒中了，更不要对我们倾泻你的怒火，因为世界末日并不因为我们而降临，也不因为杀死我们而消失。如果你认同我的结论，加入我们吧！我们继续去唤醒那些还沉缅在悲哀之中的人们！”

人们没有什么反应。没有谁扔给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谁就此加入他的队伍。他拖着音箱离开，似乎一切是他早预料到的。我想，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只代表自己的声音，看似理性，实则也是主观而掺杂了偏激的。其他的声音，就像前两个队伍，虽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没有发出有形有意的声波，但他们在人们心底激起的回响，并不亚于长篇大论者。那具尸体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而下一种声音，则显得额外沉默。这片灰扑扑的天空下、这片灰蒙蒙的大地上，走上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很难去描述他们排成了什么样的阵形——他们只是随意而自然地走过，沉默地走过。甚至如果不去留意，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在参加这场诡异的庆祝游行。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嘲讽，也没有那位宣讲者的自得。他们漠然地，麻木地，无声地走过。高楼中的观众们保持着同样的静默，他们不知为何这样一群人会出现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要诉说的是什么。看看这群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人吧：拖着扫把穿着环卫服的老婆婆，她的脸庞衰老而褶皱，骨骼弯曲，肩负着岁月的重压；提着垃圾袋的老头子，你会觉得那些脏兮兮的口袋里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但除去脑海里的回忆，那些垃圾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一生；头发染成红色但已经褪去了鲜艳只留下时光的痕迹的小姑娘，她穿着深蓝色的松松垮垮的制服，掩盖掉了一切本属于她的青春与美好……他们走过，无声地。这个世界是要完蛋了，我想，连这些人都从蒙尘的角落里被扫了出来，一切都要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这样的一种沉默，格外有力的无声。我感到沉重，感到疲惫。这就是最后一支队伍，他们消失在拐角处时，街道又重归于寂静。还停留在窗边的人们，有的低头，有的愣愣地盯着对面，不知是在看别人的脸，还是在数墙上的裂痕。

然后我才回过神来，那具流血的尸体，还冷冰冰地躺在地面上。还没有谁敢于靠近他，甚至警察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昨天他们还在超市里维持着基本的秩序……现在他们在哪里呢？

我不想去面对那片血污。那里漂浮着不祥的色彩，让原本就抑郁的天空更加阴沉。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斐。她早已离开床边，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不停地滑动。

“看到了好多起关于游行的报道，我们这里只是其中一支队伍。而且同样的流血事件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些人趁着混乱抢劫周边的店铺。骚乱还处于小规模，过于严重的地方都有警察控制了局面，但人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

“这些都仍不算什么大事。人们吵得最厉害的，仍旧是关于方舟计划的人选问题。”

“他们到底要怎样？”

“几个非常知名的科学家似乎已经落选了。他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异常活跃，各种针对方舟计划的言论层出不穷，说这计划的人选确定方式是对人类平等有史以来最为无情的践踏。其他的控诉人选确定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文章更是一篇篇地上热搜，简直找不到没有问题的候选人。有呼吁取消方舟计划的，还有直接策划对方舟的袭击的……”

“A crowd of shit.”

“难以想象这群人最后会讨论出一个怎样的队伍。后天就是预定的启航日了，否则将来不及抵达预定的避难海床。”

“军方的表态如何？”

“安静。不过军方的很多位重要人物都落选了，似乎他们在委员们的眼里没有什么价值。”

“自己落选的委员也不少吧？”

“你以为诽谤和留言、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证据是从哪里来的？”

一团糟。留给人类保存文明火种的机会已经只剩下两天，而此时，争吵似乎成了消耗最多社会资源的事。

去他妈的。见鬼去吧。

草草地解决了午饭。我不想再见到街上的惨淡和混乱，拉上了窗帘。屋内显得有些昏暗。斐终于受够了无休无止的争吵，把手机关掉扔到了沙发底下。

“我真佩服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得不承认它们在这最后危机的关头是格外惊人的。要开灯么？太暗了些。”

“不用。”我拉开抽屉，取出两根蜡烛，把它们点燃。温暖的火光充满了房间，光和影跳动起来，晕开圈圈浅红色的涟漪，给沙发、地毯、墙壁都涂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

“真漂亮。”斐惊讶地说，“我已经快忘了蜡烛燃烧起来是什么样的了。这火光让我想起童年。”

“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点蜡烛？”

“那时经常停电。”

我的神思有些恍惚。这昏红迷离的一切，温暖的色泽，都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蜡烛静静地燃烧。我们好像顷刻从时间的长河中抽离出来，偷得片刻的安宁。

“我们有多久没回去了呢？”

“毕业以后。快四年了吧。”

“有时候真想回去看看。但又害怕。”

“晚啦，来不及了。我们没机会了。”

“如果现在就走？”

她摇了摇头。“就算把空间的三个坐标都对齐，时间这一维度的偏差却永远无法弥补。”

“不过，想回家的人应该会很多吧。”

“这两天还好。大家都好像还没有什么实感，还没来得及理解到底要发生什么。但很快就会多起来了，特别是今天之后。”

“你想就待在这里吗？还是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再等等吧，就算现在离开，我们也不知道要去那里。至少等我们有了方向再出发。”

烛火橘黄，那一团小小的亮光，安静、缓慢地沿着烛芯下沉。它好像没有动，再回过神又已经沉下去一截，时间仿佛被偷走了。斐脸色平静，坐在沙发上，盘弄着睡衣的衣袖口。她的身材很好，但她总喜欢用这身松松垮垮的睡衣把它遮住。

一切都那么没有实感。世界真的要毁灭了？这只是一场玩笑，对吧？

不，它是真的要毁灭了。望远镜里那一抹死亡的殷红清晰可见。

可万一……

纷繁的思绪盘踞在我的脑海里，同房间里忽明忽暗的色泽交融在一起，在我脑中低语，千百个微小细碎的声音回响。神思越发迷离飘忽，被压得不堪重负，瘫倒在昏暗的地毯上，朦胧中往更深的阴影爬动……

忽然，一切的朦胧都黯淡下去，然后消失了。一切都重新变成清晰的黑暗，只有窗帘边缘透出一丝丝的微光。

蜡烛也会燃尽，我这才意识到。斐把双手盖在眼睛上，安静地躺着，似乎已经睡着了。我起身，微微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对习惯了黑暗的眼眸太过刺激的光线顷刻注入瞳孔，只带来一片模糊的灰白色。我赶紧眨了眨眼，终于不再疼痛，然后我看见，那具尸体，仍瘫倒在地上，原本的鲜艳的血已不有丝毫残余，全变成紫黑色。我想，如果贴近去看，甚至能够看见凝结的血块上的狰狞的纹路，它们控诉着他死前的痛苦，一生的痛苦。

我微微打了个寒战。这时，我终于完全地明白，世界末日，是真的要来了。

三

我们往往是迟钝的。我想，大多数人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明白世界末日不是一个简单空洞的名词，才终于为它蕴藏的可怕的含义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彷徨着，两眼空洞，离开他们日常生活的轨迹。我不知道这个比方是否恰当，我想说昨天的游行者们，甚至就是同先觉者一般的存在。

如果说前两天，麻木和空洞仍然盘踞在我的内心，机械地驱使着我的肉体重复日常的动作，那么现在，绝望和恐惧终于涌进我的心中，成了主宰。我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只想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

而斐，她总是游离于常人之外的。我看不出末日来临对于她有什么影响。她仍照旧起床，看见我睁开了眼，递过一杯水来，在我的眼前晃了晃。

我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从被子里抽出一只手，接过玻璃杯。

咣当。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水杯已经掉在了地上。斐弯腰捡了起来，重新给我把被子盖好。“你再睡一会儿吧。”

“嗯。”我闭上眼。

黑暗重新笼罩。我又回忆起昨夜的梦。

散发着淡淡荧光的原野。那不是来自草或者花，而是千万道匍匐在地上的淡蓝色丝线，也许是某种真菌。它们无尽地延绵着，在这张无尽的疏网上，淡蓝色的荧光低沉地流动着，缓缓地勾勒出扭曲的弧线，向人类的想象力之外弯折、盘旋。而那些荧光下的黑暗，模糊不见一物，并非空空，而蕴藏着某种巨大的力量，即将喷薄而出。我就站在这片原野上，不知为何在此，不知向何处去。远方，天际线处，默默地矗立着高低错落的城市楼群，同样是阴沉无光，只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显露出轮廓。这一切像是被困在洪荒黑暗里的原始诅咒，现在它们苏醒了。那里怎么了？我是来自那里么？

天空中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群星也隐藏了身形。而天空中的紫色深浅不一，形成一片流动着旋转着的海洋，紫色、浑浊的洪流粘稠缓慢地冲撞、交融，裹挟着阴影与光明在时空中变换形态，天幕中无数朵浪花缓缓地盛开、谢落。细细地听，仿佛能听见那里传来爆炸般的轰鸣声。

蓝色的光影渐渐浮现在天空中，凝结，化成游动的云。片刻之后，冰蓝色的雪纷纷地飘落，那雪花也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轻盈地舞动着。一切都笼罩在茫茫的幽蓝里，远方的城市模糊了轮廓。雪花飘落在地面上，并不融化，而是融入那些匍匐的丝线，将它们已有的末梢延长，使他们生长出新的分支，也飘落在那些略显幽暗的地方，不断地充盈蓝色的光芒。这笼罩着地面的网于是一点点的密起来，把更多的黑暗藏在幽冷之下，也扭曲着飘摇着向天空生长，细细的丝线一点点粗壮起来，变成冷硬的枝桠。这片原本是草原的蓝，正一点点成为森林。当那些幽蓝的光芒缓慢地延伸着，穿过我的身体时，我感觉到钻心刻骨的一缕寒意。我挪开腿，在这片正形成的森林中艰难地走着，但只是不断让一束束冰冷穿透我的胸膛，却

未带来半分的温暖。一阵风刮了起来，呼啸着，越来越大，把那些幽蓝色的枝桠一点点压低。雪被吹得狂暴起来，片刻后，倾盆的幽蓝色雨水从天而降，彻底淹没了原本的森林。我艰难地挣扎着，拼命浮到水面。森林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水下，这里成了一片幽冷的汪洋。但这片无尽的散发着光满的海，终于揭开了黑暗笼罩在那座城市上的面纱，让我看清它的模样。那些楼，全都是由干枯的水泥铸成，清一色的死灰，没有半点墙砖为它们掩饰。窗子都没有上玻璃，只能看见一个个黑色的空洞。那片城市，无数具干尸睁大着被挖掉眼球的绝望。

这时，一股孤独袭击了我。我看着那些空空的空洞，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空空的。我不是该找到什么？可我该找到什么呢？

“轰！”巨大的轰鸣声击碎了天幕。我抬头望去，两股巨大的紫色光流碰撞在一起，在碰撞处凝结交汇。片刻后，一股火红色的光从天幕倾落，扑入幽蓝色的海洋。

冰冷的水突然有了温度。那水的蓝色一点点变深，转入同天空一般的紫，最后是火一样的红。水沸腾了，炽热，如同是液态的火焰一般炙烤起来。我痛苦地挣扎，拼命地跳出水面又不得不落回去。远处，那些高楼同样被热量扭曲，无法再保持它们长方体形的僵尸，外形融化、坍塌，原本的一个个正方形的孔洞也扭曲出狰狞的边界线。这些楼成了无数张在火海里痛苦呼喊的脸，那些孔洞是无数张喷发绝望的嘴……

空虚终于被痛苦所填满，我无法再维持自己的形态，剧痛之中，我被融化。思绪陷入彻底的混沌癫狂，我只听见咕噜咕噜的沸腾的声响，感到疼痛，也感到越来越轻，无法承受的轻……视线之中尽是混乱的色块斑点，忽然摇晃着凝聚在一起，再一回神，视野又重变得清晰。我浮在半空中凝视着海面，不断地往天上飘去……是了，我被蒸发成了接近虚无的存在……这样松散的形态，已不留半点空间来存放我的寂寞与孤独……

我睁开眼。斐还坐在床边。我伸出手去，她牵起我的手，把我缓缓地拉起来。

“好些了吗？”

“嗯。睡醒了。”

她再次递过一杯温水。温热的液体淌过干燥的喉舌，我感到有了一点力气。

“斐，你不怕吗？我好怕。”我把身体贴在她的背后。白色的睡衣下透出她的体温，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好安心。

“没有谁真的能完全不怕。我也怕的，”她牵过一丝我垂落在她耳畔的发丝，一点点缠上她的指尖，“我只是……比较平淡。或者，比较麻木。”

我轻轻地在她背上蹭了蹭。温软的感觉，隔着一层衣料也依旧动人。

“沆，我们出去走走吧。你会好受些。”

“嗯。”

街道上的尸体终于被处理掉，但仍残留着一层暗红的血污。我们默默地走过。斐想带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我们才搬过来时常常去那里。整个公园是绕着一个湖修建的，但我们要走到湖边的步道，需要先穿过一片树林，再走下一片草地。

这片树林是一年常青的，我不曾见过它叶片枯黄的时候，也没有闻过它开花的芳香。它们永远是这般平静而安详的姿态，即使到今天，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除了人类，一切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苔藓依旧卧在这些石板的边缘，泥土湿润，散发出属于大地的气息——清新、淡香，也有一丝难闻的腐败的臭气。这真实的属于自然的味道，没有一丝人工的修饰，把生命和死亡都摆放到同等的位置上展示。上空的叶片层层叠叠，抬头看，天空只剩下无数个散碎的灰亮小点。太阳依然被遮蔽在云后。鸟儿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枝桠里，清脆的歌声从我们头顶传来。这些的确能拂去人们内心的波澜，让人们渐渐回到平静中。

斐开心地在石板上跳来跳去，那些石板并非牢牢地贴合地面，总是松动的，在她跳过时摇晃起来，咯噔作响。要是她能去真正的高山峡谷，她一定会更开心吧。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石板路并非一条直线穿过树林，而是蜿蜒曲折。于是沿着路走，目光不会被限制住只看见前方，而几乎可扫过树林的每一个角落。当我走过一个拐角时，忽然感觉到一丝异样，好像有一团黑黑的什么东西，与这片树林并不和谐。我仔细地凝视了片刻。

一个人。一根简单朴素的绳子连接他的颈部与树枝。他的双脚离地并不远，若不留心，仿佛会以为他就是这些树的气生根。光线昏暗，我看不清他一切的细节。我收回目光，发现斐也看见了他，还楞楞地站着。

“走吧。”我说。

斐重新走起来，但不再是蹦蹦跳跳的，只安静地踏过一块又一块石板。

“何必呢，”我说，“本来就只剩这么点时间了。”

“有的人就会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如海明威。我们不能去评价他到底是勇者还是懦夫。”

“那都不重要。”说着，我们走出了树林。

接着是一片绿气氤氲的草地。即使以我浅陋的知识，也知道养护它花费不菲。此刻的草地显得有些乱糟糟的，似乎有些时日没有维护了。树林和草地的分解处，两颗树上挂着一条横幅：“世界末日庆祝晚会”。

“昨天那帮人留下的。”斐说，目光扫过地上胡乱躺着的各种物件：已经燃尽的烟花盒子、还油光锃亮的烧烤架、漆黑一团没有温度的煤炭、无数的饮料盒食品包装袋、破碎的啤酒瓶……

“我们错过了一场狂欢派对。”

然后我忽然想起了树林里那个上吊的人。也许这之间有关联，也许没有。我不会再知道了。

“他们那些人，真的就这么开心吗？”

“你不能指望完全理解一群疯子。他们是开心的，这毫无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痛苦。把世界末日的痛苦当作庆祝时最受欢迎的食物——他们外在的矛盾和内在的矛盾是相对应的。”

也许我不理解，但有人会理解的，我也知道。我一脚踢翻一个空烟花盒子，一些灰洒出来，沾到我的鞋上。

我想，他们昨夜看见升起的烟花时，到底会想些什么呢？烟花爆裂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响——那样的轰鸣带给他们的一定反而是寂静，人们无论之前怎样激动疯狂地欢呼庆祝，也一定在那轰鸣中停下，静静地看着盛放的绚丽色彩。耳朵为轰鸣掩盖，目光为色彩夺去，而既然天空不曾为人类为末日所改变，他们一定会透过此刻的天空，回到无数个过去的岁月——那样的岁月里，他们和家人们吃完了年夜饭，玩了几把牌，终于等到了春晚的倒计时，一起站在屋檐下，看漫天流火，屋内电视机里传来热闹的音乐……而此刻的烟花下，同样的热切之中，到来的却并非希望与幸福，而是彻底的终结……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个上吊的人，这些思绪临死前是否闪回过他的脑海呢？

“沆？”斐在叫我。我回过神来，跟着她继续往下走。慢慢离开了被糟蹋过的范围，下方的草地显得更加整齐优雅，叶片上沾着晶莹的露珠，映射着天光。沁人心脾的草香味，抹去了刚才脑海中纷繁的思绪。我脑海空空，沿着小路往下走，心旷神怡。微风轻轻地抚摸我的双颊，偶尔也献上一个热切的吻。

快到湖面了。斐举起手给我指了一个方向。一位长发女子站在湖边，面前立着一个画架，她有时只是望着湖面，有时又一边望着湖一边用笔在画纸上来来回回。

“我们过去会不会打扰到人家？”

“在她背后看看吧。我们不主动搭话就好。”

我们慢慢地往她身后走。在遇到了那么多混乱癫狂的场景后，忽然遇见这样的美好祥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吸引我们向她靠近。

她的确是在画这片湖。瞬息万变的湖面被截取出最有代表性的瞬间，凝固在她的画布上。纤光万道，湖面碎成千万个起伏，千万个波峰和波谷，这无数个音符，用怎样的顺序去演奏都是一曲悦耳的乐章。她的画面里，消去了一切人为的痕迹，没有现实中存在的人行步道、木制长椅、亭台楼阁和湖心的喷泉这些设施，只有湖、草地、树林，三两只飞鸟，朵朵的云。此刻她正在画最左侧的树林。她涂涂抹抹了一会儿，又停下来，像之前一样凝视着前方。她的脑袋突然晃了一下，转过身了，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们。

“你们好。”她微微躬了躬身。

“你好。抱歉打扰了你作画。”

“没关系，”她摇摇头，“我本来也不很能专心。”

她是个显得有些瘦弱的女子。而没有化妆，两瓣薄薄的嘴唇没有什么血色，脸庞苍白，眼睛里有些血丝，眼睛显得很疲惫。长长的头发没有很精心打理，只是胡乱梳了梳让它们贴着身子，仍然有很多发丝显得乱糟糟的。她的衣服也松松蓬蓬的，袖子挽起来，应该是方便作画。像是个有些邈邈的林黛玉穿上了现代服装。请原谅这个拙劣的比喻。

“您是画家吗？”

“啊不不，”她笑了笑，“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小时候被父母要求学过画画，也就留下了这个习惯。我是个普通公务员，只有空时来画画。”

这样的身份一下子让我们之间的隔膜变得更少了。她放下了笔，似乎准备好了同我们谈上一会儿。

“你经常来这边画画？”

“倒不一定是这里。我很多地方都去，都是在人少的时间和地点。”

“而是学过的东西变成了终身的爱好，这很不容易呢。大部分人长大后都把自己小时候的东西丢掉了。你是喜欢那种一点点用双手创造出美的感觉吗？”我端详着她的画。这是一副即将成型的现实的美化，从经验的质里剥离出的原初的美，介于现实和理型之间的形式。

“不，”她摇摇头，“我对美并没有那么锐利的洞察力，也对美没有过高的激情，我注意到的美都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也许这也是我没能取得什么这方面的成绩，最后灰溜溜的回去高考的原因吧，”她笑了笑。她把挽起衣袖拉了回去，让她看起来显得更亲切一点，“我只是喜欢画画时那种什么都不用去想的感觉。生活里各种的烦心事，工作里各种的繁琐、沉重、不如意，和父母亲戚相处时的各种牵绊……一切都可以扔到九霄云外。甚至连笔和纸都会模糊掉，在心间的只有面前的景色，或者说是景色在心中的映射。很舒服，这种忘掉一切沉浸在什么里的感觉。”

“就像刚才？”

她又摇摇头。“我今天很不在状态，所以我一停笔就发现你们了……心里乱糟糟的。平时都能把烦心事忘个干净，最近怎么也不行。这幅画我画了好几天了，速度比以前慢了太多。”

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话题终究有些沉重。但我还是开口，“世界末日要来了……怎么也忘不掉？”

她缓缓地点头。“今天更严重。前几天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没有太怎么的真切的感觉，只仿佛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鬼魂……而现在，这个鬼魂显现在我的面前，不断地晃过来晃过去，告诉我，我摆脱不了这个诅咒，他很快就会对我下手，但是绝不提前也绝不延后，让我精准地被时间与等待所折磨……越是这种时候我就越被时间的本质所迷惑。前不久，时间对我而言还是一个圆圈，每周都是不断重复，那些细小的细节上的差别很快就过去，再回

头看，觉得一切都过得那么快，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触及本质的变化发生。而现在则不同，明明时间本身没有变化，它对我而言却已经成了一条线段，每分每秒都那么不同，而又如此漫长，令人恍惚……也许根本就没有时间，有的只是永恒的流变，而时间是记忆制造的假象？之前的人生，只是这个流变显得平缓，而现在它剧烈地翻动了，沸腾了。”

没有答案的问题。她的这些话，短暂地引领着我回到历代大师的面前，回忆起他们各种各样的精辟高深、抽象玄妙的关于时间、空间、世界的话语，无论是基于人类还是基于自然，都是那么言之有理，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但现在回头看去，我明白，无可辩驳的正确性根本不算得什么正确性，言辞本身就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我心中这无数历代大师威严崇高的雕像，在这终末降临的时刻忽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并被剥去了我所产生的幻想，即把基于这些死气沉沉的雕像幻化出的他们生时的模样附着在上。这些幻想在末日降临时破灭了，这些雕像在末日降临时坍塌了，那些空洞言辞里的正确与逻辑，忽然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在生活面前，言辞是如此空洞无力。无可辩驳的根本就无需辩驳，自有现实把它粉碎。无论哪一位大师的精妙理论，除了能把我推向虚无的深渊，根本就无力拯救此刻的我们。

我们再随口胡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比如谈到养花，我告诉她我那盆三叶草再也没有给我带来幸运的希望；比如说到养宠物，虽然我和斐一直很眼馋那些 vlog 博主们养猫的美妙生活，但我们都是嫌麻烦的主；比如我尝试向她说明我和斐的关系……最后我们道别，她又慢慢地去完成左侧的树林，同样是心不在焉地。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早饭虽然只是胡乱的塞了点东西，但我们一点都不饿。

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人擦肩而过。这里意外的是个清静的地方。大家都待在家里么？还是去了其他地方呢，离开这座城市了？

我踢着路边的鹅卵石。这些光溜溜的石头，岁月与流水的杰作，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他们相伴。想来这些小东西并非来此这片湖，而是被从更远的地方搬过来的。人类这样利用、改变着自然……当人类消失后，一切会怎样呢？我忽然想到，那个女公务员的画，画的即使这里的过去，也是这里的未来。用不了多久，对太阳而言只是伸个懒腰的时间，这里的一切都会在风、水、日光中恢复，我们仿佛从未来过。虽然末日的大火会将这里的一切植被都焚化，甚至连岩石都会融化，但它们会回来的。岩石会再次冷凝，会有苔藓重新附着在它们之上，植被会重新覆盖这里，而这片湖床重新灌满水，需要的仅仅是几场雨。而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一切，将永远地消失，被世界这现象界旋转的漩涡吞噬，消弭在泡沫中。

说不上悲伤，只觉得心中空空的。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牵斐的手。她的手温热，柔软，顺从地回应着我，我们指指相扣，继续慢慢地走着。身边传来的温度，是我此刻仅存的安慰。我们这彼此的安慰，是否也算得一种无意义的循环？不，这是一种能产生意义并不断强化意义的循环，我相信，就像言语和理解的共舞。虽然，一切都即将消散。

灰蒙蒙的湖水，近岸处能看到漂浮的暗绿色的藻类。湖面风平浪静，只有很小、很小的波纹，不仔细去看，只会觉得倒影有点模糊，像一面质量不太好的镜子。世界的倒影还微微地摇晃着。湖水是否比我们更洞见现实呢？它是否看见了这看似平静的一切，其背后正摇晃动荡的本质呢，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暗示？我一定是脑子坏掉了。

湖边有几艘小小的船，平时是供游客使用的娱乐项目。但它们想必已经在这里安睡了很久了，那些原本鲜艳的色彩都褪去了光滑，锈斑爬满铁制品，船里还积着脏兮兮的雨水。

我们坐下，在路边的长椅上。已经到中午了，不知不觉。斐拿出准备好的两个三明治，算是解决了午饭。习惯性的困意向我们袭来，但在这里，略显强烈的光线和过于开阔的环境中入睡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于是我只是把头靠在斐的肩上，闭上眼休息。我今天是不是有些过于向她撒娇了？我以前很少这样的。我感到她的手臂温柔地环住了我，放在我的肩上。风轻轻地吹，带走了紧紧地贴在一起时可能出现的燥热，清凉舒适。我感到她温热的呼吸，像

无数个夜里所感受过的那样，规律、平稳……在这里，此刻，世界末日好像还非常非常遥远。此刻，好像一切都是永恒，我这样想，也这样希望。我常常有这样的错觉，觉得这一刻会永远持续下去，无论是在绝望时还是在幸福时。我要把那条名为理性的恶毒虫子捏死，这样它就不能咬碎我的美梦。此刻，她就是我的世界，我宁愿我的世界就这么大一点，刚好是她一个人，无论什么也不要再进来。她的发丝被风扰动，撩拨着我的耳朵，痒痒的。我享受这样的感觉。她此刻在想些什么呢？我以前总觉得，我还有好多话没有对她说。但我又常常开不了口，越来越害怕没有时间告诉她，怕来不及。但此刻，我想她都明白的，都明白的。那些积压了长久的岁月的话语，似乎不需要用语言传递，就在此刻，什么都清楚了。

“斐……斐……”

“嗯？”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呢……”

“五年了吧。”

“我当时是怎么开口向你告白的呢……我……”

“那时你喝醉了，朦朦胧胧的。就像现在一样，迷迷糊糊的。”

“是吗……”

从这种迷离的状态清醒过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觉得我没有睡着，但同时也是迷糊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恍惚的经历，当上课走神时，当熬夜到已经神志不清时。我醒过来时，斐还闭着眼。我轻轻碰了碰她的脸，她立刻睁开了双眼。

“没睡着么？”

“我只是闭着眼睛。”

“就像你说的，出来走走，好像有没什么感觉了。好像，末日还是很遥远。”

“好多了么？”

“嗯，现在。就是不知道回去后还会不会难受。”

“你现在心情不错，这就够了。”

我们站起来，继续沿着湖慢慢散步。但更多的时候，是停下脚步消磨日光。我们忽然发现了好多从未留意过的事物，比如我从未知道这两边栽的到底是什么树，现在我们停下来，一棵棵地读树上挂着的牌子，想着我们如果在乡村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会在庭前栽一棵怎样的树，它需要多久才能给我们回报荫凉。我们聊啊聊啊，越飘越远，从天南到海北。那些默默珍藏在心底的幻想，那些朦胧的从未曾看口对谁说起过的印象，此刻都自然而然地说出口。我们谈起哥特式的教堂，月光下的吸血鬼，浩瀚的星空，无垠的宇宙，荒凉的异星，扭曲别样的异星生命，火星上苍凉的沙漠，西伯利亚里雪与火的交响，钢铁构筑的迷林，未来炫目的科技，二十年前美好的小城生活，江南大地上千年哀婉的恋歌，飘摇着不能归墟的魂魄，欧洲优雅的花园、宫殿，雅典那庄严的神庙，一切都崩塌成灰的世界，美国西部的荒凉沙漠，那些曾驾车横穿美国的人，太平洋的深邃，海洋深处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失落的苏美尔文明，中国云贵的密林中多少没落的神秘，玛雅人的过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时刻，教堂精美的壁画，骑士与公主的传说，修女们平静祈祷的一生，现代人的割裂感，永远困在迷雾中的伦敦，寒星倾泻的时光凝结的冰海，绿草氤氲鲜花烂漫的童话世界，现实世界的镜像，浮空的建筑，倒立的人行走在天花板上，直通往天空的楼梯却没有上帝在之上指引，用骷髅修建的巴别塔，巴黎地底的万人墓，史前的海洋，生命起源的时刻，提亚马特对着月亮的吟唱……我们谈到了一切，从开始到最后，漫步在宇宙之外。我说，我们心底都藏了一个斯也尔加科夫，默默地积攒着印象，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在死亡的那一刻轰然坍塌。现在，我和斐的世界相通了。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黄昏。我很久很久没有在公园里看过黄昏了。每当人们望向天空，她们总会不自觉地与过去的岁月相通，而这样的思绪在黄昏这样的时刻尤为强烈。此刻，太阳也依然隐藏在云后。本来天空保持着几乎统一的色调，这些暖色不同的只有其深浅的程度，但随着太阳越来越往西飞去，一切都染上了更为独特的色彩，从橘黄，葡萄紫，玫瑰红，到更为深沉的暗蓝色，如同海中的宝石……这一切，就像在发出温暖光芒的水晶灯下打碎了一瓶葡萄酒，各种色彩都喷薄出来，错落不一。

“我们该回去了。”我不想说，但我还是得说。此刻，永恒终于落幕了。我终于理解了那句话，在时间只是假象的世界里，所谓永恒并不是指在流变里的不变、要把什么冻结，而是指在流变中的那一瞬间所达到的程度，如此强烈，几乎能够跳出这流变的一切……刹那的强烈，这才是永恒的含义。我说，今天，我达到了永恒。这就足够了

我们再次经过草地、穿过树林，回到大街上时，街灯已经亮了起来。

降临的黑暗与微弱的光明，这一切又重新把我拉回现实世界。我想起，明天，方舟就要启航了。此刻，斐正低头刷着微博，想看看我们今天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怎么样？”

“方舟明日启航，这是所有人最为关心的事。最终的名单已经确定，各国联合发布，但依旧是争议满满的一份名单……此外，船上工作人员的名单并没有公布，也许那些大人物不想与这些幸运的蝼蚁分享他们的殊荣，但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很多不满，毕竟他们也是夺走了其他人生存的机会。议论纷纷，漫天留言。

“除此之外，”她皱了皱眉头，“据说今天暴力犯罪飙升。”

我很快就深刻地理解了“飙升”。当我们走向最熟悉的商业街时，两边惨不忍睹——到处是被暴力洗劫过的门面，随处可见碎掉的玻璃，各种倒下的装饰……暴徒们袭击了这里。我们匆匆走过，几乎是飞奔起来。街上此刻却并没有什么行人，这让我们更加害怕。好在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几个维持秩序的警察，这让我们安心了些。意外的是，我看见了那天在超市门口遇见的那个年轻警察，我想他对我应该还有些印象，于是近前去和他搭话。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他扫了我一眼，似乎认出来我。“白天忽然冒出一群不要命地打砸抢的人。这倒还好，但有好些普通人像疯了一样被煽动着一起乱来。我们废了好大劲才压下来，”他抬起手给我看他手上缠着的绷带。“死了好多人，”他嘟囔着揉了揉鼻子，“实在没办法的，就开枪打死了。好在这次他们没给我配枪，说真的，我真受不了这一切。这一切。明天，你知道，方舟就启航了。哎，想必那以后，会更加混乱吧……这些人真是，也不知道在后来来临前，会不会留给我们几天清闲的时间……”

我向他道了谢，转身和斐回家。

四

人尝试着修建巴别塔，他们最终失败了。

神赐给诺亚方舟，诺亚活了下来。

而如果，人开始修建方舟呢？

今天，方舟启航之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离我千米之外的港口。而这里，无数台摄像机面对着方舟，这即将启航的，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无数个直播频道注视着这一切，等待着见证这逃离末日的伟大时刻，这将是积累至今的人类力量的完美展现，并且不是在人类与人类的敌对中展现，如同二战时那样，而是在对抗地外文明的残暴时展现，因此显得更

加的高贵，更加激动人心。当这承载希望的方舟终于等待到那天降的火焰熄灭，它必将文明的火种再次散布在大地之上，人类的文明将再次烧遍地球，而这一次一定会烧得更烈、更旺，甚至上达星空。这方舟的丰功伟绩，也必将被永远传颂，这将是一个现实的神话，多么的庄严雄伟！

“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民间传说，说什么其实现在文明也是由远古文明的方舟保留下来的？”

“呃，是不是那些集合了大洪水、冰河时代、史前文明这一大串捏造的那些传说？”

“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而且，我们真的好像就要见证类似的历史了吧？以后的传说里，洪水则会被天火所代替。”

“可惜啊，现代的科学技术，根本不会留下传说的余地。这一切都被记载得清清楚楚，只是非常重大的一次时间罢了，没有半点神秘可言，哪有变成什么传说的余地。”

“欸，这样有点没趣欸。不过也可以变成阴谋论之类的吧？以后的人们会说，细思极恐，这天火究竟真相如何？是真的来自地外文明，还是只是上层阶级为了清洗血统而制造的阴谋？这之类的鬼话啦。”

“嗯，我相信会有人相信的。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嘛。现在走掉了，都是多么优良的血统。”

“那些乘船工作人员？”

“能成为方舟的工作人员的，即使没有那些乘客高贵，也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了。”

“也是。”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等待着方舟启航仪式的开始。仪式定于9点准时开始，预计十二点下海启航。现在是八点三十分，我和斐坐在沙发上，靠着彼此。

是的，这群人总他娘的喜欢这些狗屁仪式——即使我们全要完蛋了，为了秀一秀这群狗娘养的王八蛋的优越感，也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仪式，让我们陪着他们浪费最后的宝贵时间。我也的确抑制不住自己去看。嗯，仪式是多么必要啊，毕竟这方舟是多么伟大的奇迹，人类文明的希望啊，仪式都不搞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仪式搞好了，以后对着子孙后代，也很有面子嘛。你看，我们的方舟，可不是无情的扔下了地球人民，而是得到了全球人民的祝福，是义不容辞的。

啊呸。谁不知道你那些狗屁代表都是你们船上的人自己内定的。且不说基本不可能的真的找个人民来告别，我想他大概率不会说什么好话——就凭代表被留下的人的代表里连一个落选方舟计划的原候选人没有，就可以知道这些代表都是些什么的代表了。

嗯，不错。从这一点上讲，说这个仪式很能代表人类文明，到是一点错儿都没有。且让我们继续听他们的美丽言辞吧，看看他们要把自己说得如何崇高如何伟大吧！

无所事事地又刷了一会儿微博。网站已经濒临崩溃了，源于激增的访问量。但鉴于这次仪式的重要性，几乎能够调动的全部资源都被抽调过来，所以仍勉强维持着运转。我关注的博主也是各种不同的观点，有反对的，有谩骂的，有祝福的，也有不少理中客，仍忘不了写出大段大段的理性客观又精辟含蓄的分析，针对这次仪式的、针对世界末日的、针对最近人们的反应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我想要是把在这些文章里出现过的人名全列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份人类学者的百科全书了，毕竟无数个学者都被这群人从坟里刨了出来严加拷打，以让这些学者承认自己确实说过什么什么话证明该作者的观点。

我打了个哈欠，关掉了微博。八点五十七分，仪式即将开始。各个直播间的内容也还不尽相同，有的还请专家学者做着报告，有的已切换到直播画面，画面里，一艘钢铁巨物停泊在港口中，静静地等待着。港口处天气非常晴朗，空中只有几朵小小的白云，不同我们这里

依然阴云密布。想来这样的天气维持到仪式结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此刻，连神都在祝福人类么。

九点整。所有直播画面切回港口。接下来，请允许我省略掉一长串繁琐礼节——既因为我孤陋寡闻难以描述，也因为实在是看得我昏昏欲睡无法回忆。总之，下一个能引起我兴趣的画面，是一个打扮得人模狗样的老头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发表他的演讲，他是那群被选中者的代表。主持人先念了一长串这位先生的各种头衔，总之我是完全记不住，反正是一位特别特别厉害的人文学者。至于他的演讲，由于并非使用中文，我也无法原汁原味地复述，只能凭我自己的理解转述。他当时大概是这样说的：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天气晴朗宜人，在这里，面对着全世界的注视，我看到你们眼中的希望之光，请允许我把那理解为我们对你们的祝福。首先，我要向各位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是你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给了人类文明保存火种的希望；是你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将写就人类史上最宏大的诗篇。女士们先生们，这项伟业将永远被传颂，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再一次向你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对于我们，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而言，我们也深感自身责任与义务之重大。我们必须向各位表达清楚，表明我们内心所思所想，否则是不能对得起各位为此的付出的。我们在此时，已经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我想，这是登上方舟所必须的要求，否则他的人格，与这方舟是不相称的，是卑劣的。而处在第一位的，无疑是各个被选中者自身所擅长的、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类文明。对我而言，就是美国的人文学科。请原谅，人类文明已创造的硕果浩如星海，而我们只有 200 个机会，不可能完完整整地保留文明，只能带走最有价值或是最有纪念意义的那一部分。但，我们向诸位保证，请诸位放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重建我的文明，那时再用不到百年光景，我们一定能恢复人类文明的辉煌，必然能超越现在的文明水平。请各位记住，那份辉煌不是只属于我们选中者的，它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所有人的！未来的人不会忘记现在的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一切的付出！”

接下来又轮番登场几个重要人物进行演讲，内容总是大同小异，不过多了一些对方舟计划人员组成及各自代表的人类文明的详细介绍。然后，一个挺大的黑盒子被搬上了主席台。

“诸位，”主持人看起来格外激动，“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这一杰作，我为能分享它的殊荣而不胜感激——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如果说被选中的各位代表的是活生生的、能继续发展前进的文明，那么这，就是经过漫长岁月沉淀下来的人类文明，是人们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个储存器里，存下了所有人类有价值的东西的相关资料，是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百科全书。现在，让我们一起见证它进入方舟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我们祖先和我们在历史长河中一切的努力将得以保存！”

于是，在一长串的礼炮声和各种乱七八糟的繁琐礼节中，这个黑盒子被送进了方舟。

接着又是一长串演讲。今天各位来演讲的人物演讲的质量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有的准备得十分充分，有的则显得仓皇而苍白。这一长串折腾完，已经是接近十一点的光景了。这时，又有一队人推上来一个盒子。盒子放在玻璃展柜里，不太大，同样是黑黑的。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人整了整衣领，“下面有请代表登台，与我们共同完成这一伟大的交接仪式。”

最开始那个人文学者重新出现，紧接着他的是一个穿着黑衣的女人走上主席台。在主持人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位出生在中东作为难民到美国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纯正黑人血统的、支持不婚不育的、支持堕胎的、支持女权主义的、出生就被父母遗弃的、幼年遭受性侵的、遭受校园霸凌的、受到过 PUA 的、信奉素食主义的跨性别者、环境保护者、动物保护者、抑郁症患者，高中毕业后在社区从事服务工作的伟大人类。她的确代表了人类至高的道德标准，的确非常非常有资格作为代表完成交接仪式。

而所谓的交接仪式，要交接的物品，就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工作人员把盒子从玻璃展柜里取出来，代表小心翼翼而神色肃穆的接过，庄严地宣告到：

“诸位，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盒子，储存了由各国政府提供的、所有有记录人员的档案。我们知道，我们无力把每个人送上方舟，但，我们能够让我们存在过的证明，和被选中者们一同前往新的世界。现在，我要把它交给我们的被选中者，让各位知道，人类不会忘记各位为人类所做出过的贡献。”

她缓慢而慎重地把它递给他。他举起盒子面向众人的目光和那些黑洞洞的摄像机，慢慢地旋转了一圈，又把盒子放回展柜里。一队工作人员又把展柜往方舟的方向退去，在众人的注视中，盒子消失在方舟黑漆漆的入口处。

终于，仪式接近尾声。要求所有乘舟人员在 11 点 30 之前登船。200 人齐聚在主席台下的红毯上，随着主持人再次一个个念过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他们排成长长的一列，整齐地穿着正装，一步步沿着红毯向方舟的入口走去。

“方舟的内部画面会有直播吗？”我问斐。

“网上公布的流程中是有的。直到方舟消失在通讯范围内之前都会与大陆保持联络，同时也会公布部分内部画面。”说完她切出了一个内部画面的直播间，应该是方舟内部的大厅。刚才推进去的小小盒子就放在大厅的正中央。大厅采用了科技感十足的蓝色调，到处是各种仪器设施。还有一个集中落座的地方，看得出来分了管理层和普通人员。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弄齐这么多东西的？”

“嗯，我想那很大一部分位高权重者都是沾点被害妄想症的。你想想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花了多少无意义的钱在某些设施上。”

也是。这帮孙子总喜欢搞点东西备着，还不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些倒的确派上用场了。

大厅的画面里出现了人。被选者们陆续进场。我又切换了几个直播间，从不同的角度浏览大厅的样子。被选者们的座位都是分配好的，并且进入的次序即是落座的次序。他们井然有序地坐好。最后又是各种炮仗声，舱门关闭。

十一点五十分。即将启航。各种的热烈又安静下来，一切都在为最后启航的时刻积蓄气势。

十一点五十一分。五十二分。五十三分。五十四分。五十五分。

人员报告一切检测结果均正常。

五十六分。发动机点火，方舟缓慢地移动起来，一点点驶离岸边，往海洋深处靠去。

五十七分。方舟行驶得越来越远

五十八分。方舟到达既定位置，即将全力启航。

五十九分。

5, 4, 3, 2, 1。全速启航！

然后，是响彻云霄的一声剧烈的轰鸣。我的耳机传出了吡啦啦的电流声。

我还没来得及理解这背后的含义，团团火焰已经席卷了大厅。那些人影晃动了片刻，便被火海吞没了。直播信号随之中断。

“斐？你看到了么？”我呆呆地盯着变得漆黑一片的直播间画面。弹幕已经满是问号。

“这是意外？还是人为？”

“我不知道。”

“核燃料舱出现事故了？”

“应该是。但是这个级别的爆炸威力也达不到真正核爆的级别，顶多是一起核事故。类似 K-431？”

空想得得不到答案。我切到那些播放港口画面的直播间，主席台正乱作一团。而那些随着倒计时而点燃的烟花礼炮还在空中载歌载舞，庆祝着光明的未来。这热烈而欢庆的天空下，人们呆呆地站着，没有谁能做出什么明确、有目的性的动作。没有人预想到这样的情况。

在摄像机的画面中，那艘正缓慢行驶在海上的钢铁巨兽，一点点地往海底沉了下去。它周围地海水剧烈地翻动着，大股大股的烟气散发出来，但随着这巨兽的身躯陷得越来越深，它的挣扎也变得越来越微弱，终于消失在了视线中。海面也随之变得平静。阳光依然晴朗，很远很远的天际线上方飘着几丝云彩。我甚至可以闻到属于大海的气息，依旧略带咸味，湿润，又那么宏大，辽阔。

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座方舟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

在官方做出任何有效的解释之前，一个神秘直播间的链接就已经传疯了全网。据说直播将于十二点三十分开始。这些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很难不引起人们一些阴谋论式的猜测。这需要调动的资源，究竟是谁在提供呢？

十二点半。原本黑漆漆的直播间切出了画面。一个脑袋上罩着黑色丝袜的男子出现在画面里，他的背后挂着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热烈庆祝世界末日来临。

“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以这样不太雅观的装束出现在你们面前。我想各位对我们组织还是有些了解的，这就是我们一贯的风格。几天前席卷全球的游行，我想大多数人都见过或者听说过吧？组织这些游行的，正是我们组织。嗯，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作一个组织，我想也的确值得怀疑。因为，我们不过是一群仅仅集合起来了几天的、稍微掌握了一点权势的乌合之众罢了。我们，完全凭借对世界末日的热爱，完成了这样惊人的成就——诸位已经亲眼所见。我们，抹去了人类最后的痴心妄想，把各位从拯救的幻梦中彻底解放出来，让各位真正直面末日，而非把希望寄托在虚伪的方舟上、把意义放在那些临阵脱逃者上，那对各位是及不值得的，他们也不配承担如此殊荣。方舟的爆炸，是由我们安插在舰载人员中的人直接使用方舟内储存的武器造成的。现在，去纠结到底是谁、这背后的真究竟怎样，我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奉劝各位一句，好好地活这最后的3天。哦，对了，我们的专家根据精确的数据分析，这团天火——恕我这么粗糙地比喻一颗实际上是巨型导弹的东西——无疑会准时在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降落，而且似乎为了保持我们夜空的美丽，它的亮度已经越来越低。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对中国人保持了这样的尊重……”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方舟沉没了，最后毁在人类自己手里。我只需要知道这个，就够了。毫无疑问这个组织一定得到了很多支持，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不过这应当也与方舟计划过于仓促，也过于集中注意力在资源和硬件配置方面，而忽视了安保问题有关吧。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心情说不上难过，只是有一些地方空荡荡的。的确，方舟的沉没带走了我们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虽然这希望也的确可以说是错误的，但它毕竟能给我们一丝安慰。如今这最后的一丝安慰也消散了。就像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本来可以抱着最后一丝亮光幸福的死去，现在这个童话的结尾变成了，在女孩点燃最后一根火柴时，街边冲过来一个疯子，把她的火柴给吹熄了。于是女孩只能在风雪中痛苦地死去。

不，我虽然有这样的感觉，但我知道，我不会痛苦地死去。我们的确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一切的。但至少，我们还有明天，还有一点时间。生活还会继续。

五

我醒过来时，雨正淅淅沥沥。

窗外仍旧昏暗，路灯还亮着，在雨中模糊成两列小小的光点。我伸出手想擦去玻璃上的水滴，才意识到它们在外面，而我无能为力。

斐还没有醒。我打开手机，早上6点。我比平时早醒了几个小时。
什么都不想做。我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凝视着窗外。

当雨滴变得太过沉重，无法再黏附在玻璃上时，它便滚落下去，连带着碰到的每一滴水，越滚越快，在玻璃上拉出一条转瞬即逝的狭长的溪流。偌大的窗玻璃上，万道溪流生生灭灭。朦胧迷离，若隐若现的白汽升腾幻灭，透过茫茫的雨幕，对面的窗玻璃只留下一个黑色的斑痕。雨声在天地间飘荡，拍打在玻璃上，扑进来，回响在每一个角落。哗啦，滴答。还有些其他的声音。积水被划开。喇叭声。偶尔的呼喊。都那么微弱，那么淡淡的，像玻璃窗上的雾气。

今天这样的雨天，人们起得可真早啊。比往常还要早。他们要去哪里呢？要离开了么？

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了呢？已经没有什么留下来的理由了。有什么最后想去的地方么？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那种暗蓝色的深邃，那种深渊，那种空旷。但，没有时间了吧。

身后传来一阵柔软的触感，一阵温热，一阵扑鼻的淡香。一双娇嫩的手轻轻环上我的脖颈。

“你醒啦。”

“你今天起得真早。”

“嗯。”

“那你不帮我倒杯热水。”

“哎呀，我忘记了。”我笑笑，想起身去给她倒一杯水，但她把我按在座位上。

“人们都在往外走，大部分。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出城的人们在高速路口拍的照片。好长长好长一列的红红的灯光。算来就是从昨天下午起，车流量比之前更多了。只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大家都还有些想做的事，想去哪里吧。也许想回到故乡的是大多数。很多人还是宁愿在故土上等待终末的来临。”

“航班还在运转么？或者，动车，轮船？”

“所有公共交通都停运了，只有自己有车的人能出行。加油站的油倒是已经变成自由使用。但是这样的话，除了少数自己备了油的人，人们其实是走不太远的。”

“对于很多返乡的人也足够了。我们要走么？”我们有一辆小小的车，还停在车库里。这些天来，它几乎彻底被我们遗忘了。

“我们走吧。”

“我们去哪里？”

“能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在路上慢慢想，好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晚上。夜里出城的车会少些。而且，我们还在城里有个最后得去一去的地方。”

我们拉开抽屉，拿出雨衣。我很少穿雨衣，有些不适应这样的被束缚、不自在的感觉。迎着漫天茫茫的雨，我们走出了小区。

我们沉默着，沿着大街走。天幕压抑而低沉，和两边默立的黑色大楼组在一起，像一口巨大的棺材，只是还没来得及把盖子合上。前天两边被砸烂的店铺仍就这样破破烂烂地躺在雨里，露出一个个黑漆漆的空洞。昏暗不清，我不停地踩进大大小小的水坑，溅起雨靴也阻挡不住的过高的浪花。我感到我的裤子、我的袜子都有些湿润了。雨太大了。我很久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最讨厌下雨，湿漉漉黏糊糊的感觉总是让人觉得恶心。但要是放假，我又反感那天上的烈日。我那时走过这样的路吗？那是多少年前了，在我还是个畏畏缩缩的小姑娘的时候？……

思绪漫卷，随着风雨飘散四处。在每一个我低头时目光触及的水池中，我都看见自己一个样子的倒影。我三岁时稚嫩的只在留下的照片里看见过的脸、我五岁时弄丢在一个水坑里的弹珠、我七岁时买的一条幼稚可爱的花边裙子……中考完那天的开心兴奋、第一次喝醉酒那天时恍惚而热烈的感觉、高考完那天的怅然若失、第一次遇见斐那天的开心喜悦、表白那天的紧张激动、第一次约会那天傻里傻气的打扮和内心的幸福……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但都显得有些隔膜，被时空模糊了轮廓，也被滴落在水面上的雨滴激起的涟漪弄得摇曳不定。我想起我十年前读过的一本小说、高中英语阅读的一篇文章、微博上谁谁说过的一句意义不明的话……我从未想起过的一些事，现在忽然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生命就像这一潭水，它看上去那么浅，随时会在烈日下消散，但当你凝视它时，它会给你一个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从来不曾认真地回忆过我生命中那些无意义的虚度光阴的时刻，但它们依然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最大的一部分。正在我最迷茫此刻，它们扑面而来，就像这漫天的雨，我无法看清每一个部分，却能感受到它们的重量，我生命的重量。

斐突然拉紧了我的手。我心头一惊，抬起头，对上一个黑衣人的目光。他拿着一把滴血的尖刀，血滴入水中，很快就消失在了黑色的朦胧里。他应该刚刚从旁边的小巷子走出来。

他要做什么？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我们跑得过他么？

时间停滞，凝固。雨水仍不停地冲刷着他的刀刃。血顺着水一丝丝流走，刀刃渐渐重新变得洁净，只残留几划淡淡的微红。

他忽然把刀扔在地上，转过身躯，在大雨里奔跑起来。跑到很远处时，他又开始呼喊起来，好像很大声地想要宣泄些什么。我想那不会是要告诉我们的。我也不愿意去想小巷子里的惨状。就让雨水冲刷这一切吧。几天之后，火焰也会净化这里。我很为那个死去的人感到遗憾，他失去了最后的时间。我也同样为那个行凶者感到遗憾，为他这样的结局。不管怎样，我们不会这样选择。

这样的悲剧并不是不能预见的。相反，到现在才让我们碰上一起，也许可以说是幸运了吧。在雨水还未降临的时刻，在哪里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呢？在方舟还未启航的时刻，有哪里阴暗融进浓郁的血色？警察们应该在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吧？但即使如此，我知道，大多数违法者都能成功逍遥法外。现在警察在做什么呢？是处理进一步激增的违法行为，还是被要求为方舟的事故做什么善后和宣传工作呢？这一切都还有什么必要吗？

斐牵起还在发呆的我的手，往前走。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还很远，不能不在这样的雨中加快脚步。路过那把刀静卧的水坑时，我用力跳了一下，跃过了它。

高楼在视线中越来越少。我们离城市的中心越来越远。沿着公路走时，不断有车辆飞驰而过，溅起一蓬水花，拍在我们的脚上、身上。

“车好像也不是很多。”

“高速路口那里才会堵一点吧。”

我们正走在一座高架桥上。远处山的淡影和黑色的云融成一片，苍青、暗蓝、鬼白，被雨随意地涂抹在天边，几笔浓几笔淡，几笔写意，几笔凝重。

“我想去山里看看。”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离开山里太久了，或者说从来没有真正在山里生活过。”

“好啊。如果顺利，我们会去看看的。”

山。我们离目的地应该不远了。继续在雨中漫步，我们回到一处平坦的地面。我记得，那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快到了。我们停了下来，时间比我们计算的要更加充裕，雨水并没有过大地减缓我们的速度。我感到自己的袜子已经湿透了，不知是雨靴漏水了，还是雨实在是太大。我以前一定会非常非常讨厌此刻的感觉。我们慢慢地重新走起来。

“我们本该带上一束花的。”斐这才想起来。

“门口不会有卖的吗？”

“也许吧。”

公墓的大门敞开着。门卫亭里空无一人，这是当然的。本来周围有几家花店，此刻也全都一片沉寂，不留半盏灯火。

斐走到一家花店门前。我们曾在这里买过花，我记起来了。她伸手推了推门，门是木制的，锁住了。她又敲了敲，门发出清脆的声响，传来的回音预示着门后空荡荡的空间。她继续敲门。还是得不到除了回音的任何回应。

她缓缓地退了半步，抬起一只脚，狠狠地踹在门上。

“我们和那个杀人犯不同。我们和那群游行的疯子不同。”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一脚没能踹开门，木门发出咯吱声，听起来像是呜咽。再来一脚。咯拉拉，木门被踹得断裂开来。斐推开碎掉的门，踏着些许木屑走了进去。我跟着她。

电灯还能使用，摁一下便开了。房间里还剩了几束花，已经萎焉地不成样子了。花朵完全失去了原本挺立的形态，色泽也变得黯淡。斐随手挑了几束还算能看的花，拿了起来。我们离开这里，往公墓里走去。

斐的父母的墓，埋在公墓的另一边。我们要走过去得横穿整个墓园。我一边走，一边打量着那些立在雨中的石碑。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是十字架的样式，绝大部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方碑，上面写着墓主的名字和其他一些信息。偶尔会有几个小小的雕像。中式的或者西式的，各种风格。很多方碑变得歪斜了，有的像是在面对着天空呼喊着什么，有的则是凝视着大地在沉思。草地很泥泞，我们的雨靴不久就沾满了泥土。但它们在离开这里不久后就会被雨水冲刷掉的。

我们靠近了我们此行的终点，两块小小的方碑。它们之后就是公墓的围墙，爬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每一片叶都沾满了苍天的润泽，那么鲜亮，那么蓬勃。我很高兴，它们生长得这样好。这些小小的藤蔓一直盘踞在我的记忆中，我走过的每一片上了年头的墙，都少不了它们的身影。我看着它们，感到格外的亲切熟悉。

斐走到墓前，轻轻地把花放下。花儿很快便被雨水打趴下去，瘫倒在石砖上。我站在斐的身后。我每年都陪她来这里。这次，我们就要离开了，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她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那两座小小的墓。雨点拍打在石碑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湿润了方碑的棱角，为它们涂上一层浅浅的水膜，把包裹住的一切都变得朦胧。我呆呆地看着，听着。我意识到，那水膜包裹住的，就是死亡，是我们所有人最终的、不久将到来的结局。死亡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从来不是一个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对它仅有各种模糊不清的猜测，和一个空无一片的预感。死亡，每个人对它的第一感觉，都是害怕，畏惧。但此刻，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它，不能再年轻作为借口来逃避。它已经那样真实地立在我们面前，虽不在视线之中，却甚至比我面前的石碑更为真切。不仅是死亡，在思考后更令人害怕的，是躲藏在它之后的虚空，虚无。我们生命的虚无，客观上的虚无。流变之后什么都不残存。而我又想起我在水面倒影中产生的幻觉，那扑面而来的我生命的回忆——那一刻它们把我的生命显得如此有重量。轻与重。存在与虚无。答案在时间之外，而陷落在时间之中的我们，必须尝试用理智来回答，而非本能——无论是本能的害怕，还是将自己沉溺在本能带来的欢愉之中以求忘却和逃避。我们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来给出这个答案的大致轮廓了。当然，给不出也没什么，我想从来没有人给出过一个真正完全正确的答案。但试一试总是好的，总是好的。哪怕一切都是一场空，我们也当珍视我们选择生活的自由。

不知过了多久，斐转过身来。我们重新向大门走去。

雨水模糊了视线，模糊了时间。我们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往回走，沿着雨中的高架桥，从高处往低处降落。归时总比去时感觉快了许多，来时还不断赞叹远方群山的威容，而去时恍惚间已经到了桥下。水泥森林就矗立在我前方不远处，我只要再走几步，就会重新回到窒息压抑的围墙之内。

我想最后回头看一眼雨中高架桥。它横在我们上方，灰黑色的一笔，直直地向群山深处奔去。我们所处的地方，城市和荒野的分界，灰色牢笼的边缘。不远处，还有一些修建中的高楼大厦，此刻都在雨中沉默着，连工地上最常见的探照灯都熄灭了。

探照灯。我对这探照灯印象深刻。我们的城市里，总是到处都在修建些什么——这边的路面翻新，那边的新建小区。里面改，外面扩，人类的脚步匆匆地一步步往大山里去，把一种荒凉变成另一种荒凉。我站在自然和人为、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分界处，仍显得像个外来者。一切都给人蒙尘的感觉，记忆中，工地上惨白色的灯光割裂着温度，同时抹去温暖和冰冷的感觉——一切都是如此怪异，而对我们这些长久爬在水泥森林里的人又是如此自然。从那些还被绿色的布和铁锈色的钢管包围的水泥盒子的顶端投射下的惨白灯光，从我的童年起，就一直照在那些灰尘覆盖、凝固后显露出无数条细微裂纹的水泥地上。我的一生都与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水泥地相伴。它们是现代工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它们拖着新中国完成了几十年的飞速发展，每一块水泥都把我们向工业文明拖近一步。我无比熟悉那种干枯的气味，在阳光下，这样的水泥地总是令人口渴，它们就像是大地死去后化作的烂泥凝固的产物，与之相比，岩石虽同样沉寂，但它们永恒的姿态是一种高贵的坚毅，而水泥的死寂不过是对工业的屈服，毫无生气而千篇一律，是我们每一个渺小生命最终的结局。所幸，在此刻的滂沱大雨中，这些水泥地不再让人感到枯干，它们湿润的色泽让我感到安心。

而，就在那工地的大门口，钢板围成的围墙外侧，我看见一个人影。我们这一路走来，几乎没有碰见什么行人。而那个人，正一点点向我们靠近。他似乎是想上高架桥。近了，他狼狈的模样——并不年轻，但看不出到底多大的年纪，没有打伞也没有雨衣，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四十年前的款式，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换上了另一种颜色。他的头发也被雨水黏在一起，沉重地搭在他的头上。他的面色苍白，眼睛浑浊，但仍透出一股精气，当他抬起头面对我时，我分明地感觉到那双眼睛在嘲笑我们面对雨水的懦弱无能。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黑色手杖，不停地东敲敲，西敲敲。

“你好。”我干巴巴地挤出一句问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两人一直在雨里站着，等着他近前来。斐对他点了点头。

“你们好。”

“你在这么大的雨里做什么？”

“你们在这么大的雨里做什么？”他愣愣地反问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话。

“纪念。”我指了指高架桥的那一边。

“嗯，最后的纪念。你们都是好姑娘。”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杖在两边的地面上敲敲打打，溅起小小的水花，“还懂得纪念的人不多了。”

“可你在这么大的雨里做什么？”

“我么？”他好像这才听清楚了，把拐杖举了起来，对我们挥了挥，“拾荒。”

“拾荒？可你好像没带什么东西在身上——你连一个小小的包裹都没有。”

“哦，不需要。我捡的东西不需要放在袋子里。”

“那你放在哪里呢？”

他摊开手，“不需要放在哪里。我只是把它们捡起来。人们弄丢的那些事物，抛弃的那些事物，遗忘的那些事物，有价值的，我就捡起来。就是这样。不需要放在哪里。”

我疑惑地歪了歪脑袋，心中开始嘀咕这人是否精神正常。

“那请问你捡的都是些什么呢？”

他伸手挠了挠头，手里还抓着他那只手杖，模样看起来有些别扭。“这可不好说，姑娘，不好说。要是我的语言这么有力而精确，能完整地向你表述我捡起的事物，想必我也不会在哪里拾荒，而早就跻身批评家之列了。”

“你就大概讲讲嘛。我们很好奇，看见您这样一位人物，总是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他抬起手杖，向不远处的高楼群落指去，“他们，弄丢了很多东西，抛弃了很多东西。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人们总是选择一些，丢掉一些，随着新的事物的到来，原来的也被抛弃。而那些不重要的，就逐渐地被遗忘了。就近来说，我从城里往这边走，路上我就捡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的一生。这当然对城里的人是没什么价值的，以前的我也当然是觉得没什么价值的。但你看，这不大家都快玩完儿了嘛，我这才觉得这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他说着，手杖不停地在空中划着圆弧，破开间断倾泻的水流。“不止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我有时在城里转悠，能捡起很多被抛弃的有意思的东西。那些破破落落的，矮矮的，还装着蓝色玻璃窗的居民楼里，就有很多以前的岁月残留。现在的人很多不关心这些了。还有些更有意思也更难懂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今世界没什么市场，比如一口扭曲的挂在桌子边缘的钟，一条可溶化的鱼，一段美国 99 号公路上播放过的录音带，一些产自德国的山羊排泄物，这排泄物倒不太算得上垃圾，有很多高中生都乐于享用，虽然他们连这排泄物原本的面貌都不甚知晓。还有的时候是我自己丢掉的东西。就在刚才，在那片水泥地上，我捡起了我的少年时代。现在我就要往高架桥那边走去，往山里走去。我要去捡我的童年，去捡我父母的一生，我的祖祖辈辈。”

他于是继续走起来，和我们擦肩而过，挥了挥手杖算是告别。他向群山进发，我们则回到城中，做最后的准备。今晚，我们也会开始向山而行。

六

凌晨十二点。我最后清点了一次后备箱中的物资。油，食物，水，衣物。这台车装有油电转换系统，只要油足够充足，所有设备的供电不成问题。本来该带上在野外生存的必备物资，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何况现在也没有地方去弄这些东西。想到反正也就不到 48 小时了，这些应该足够了。

48 小时。这时间不短不长，取决于你怎样使用。我还在对着后视镜发呆，斐按响了车喇叭，示意我上车。今天她会开到 4 点钟，我在途中休息，然后换我一直开到天明。我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出发。

出城的车已经不多了，堵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一路的行车速度都不算低。我们比预计还要早地上了高速。收费站空无一人，所有的栏杆齐刷刷地指着天空。我们随着车流前行，我不太睡得着。即使此刻，我依然有一种出游的兴奋感，甚至胜过了面对末日本该有的一切感情，但也并不剧烈，只让我的意识即使在疲倦中也保持着清明。但我得睡着，我知道，不能连累斐。我茫然地盯着前方，试图放空我的大脑。

随着驶过一个又一个分岔口，我们周围的车越来越少，渐渐地已经只有零星几辆车在行驶。视野变得空旷起来。午夜时分，两边看去都是一片漆黑。雨已经停了，但云仍旧在天空徘徊，不透下一点光亮。车内的灯也灭掉了，只有沥青路面反射的车灯灯光和两边路灯的橘黄色光亮。车灯扫过一条又一条白色的竖线，乏味地重复。两边，绿化带在温暖的灯光下无尽地连绵，被极高的车速模糊成一条连贯的影子。而若你用目光去追随某个特定的点，一切又瞬间固定下来，这时你才感觉自己是在飞速地远去，而非无谓地循环重复。当然，到底怎样，谁也说不清。玻璃里浮现我的淡淡倒影，残缺，如同一个飘渺的鬼魂。我尝试着自己倒计时，但很快又厌烦了这种无聊的催眠游戏。绿化带还在绵延，无边无尽。我试着用想象

去延拓去描绘它们之后那漆黑一片的空间。黑色的群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苍劲挺拔，顶端隐没在青灰色的微光中。山谷深不可测，雾气弥漫。这不断起伏的岩石的波涛，从高空俯瞰。除却震撼，唯余苍凉。这会是不久的将来，在火焰降落之后。它将把地球还给洪荒，那些人类用来亵渎群山的高压电线，如同讨厌的蜘蛛丝，都将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这样的景象，我无数次在幻想和睡梦中见过。我一直憧憬着人类离开地球的那一天，去真正拥抱宇宙的宏大辽阔，去惊叹群星那同样璀璨的面具下，各自不同的梦幻的荒凉……延绵的沙漠，液氮的海洋，黄金的山谷，无尽的风暴，紫色的湖泊，这些都只是在地球已有的景象中生发，我相信真实的美丽梦幻，远远超乎人类的想象之外。没有机会再扩展经验的边界，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遗憾……克莱因蓝的花海……另一种月光的照耀下，扭曲的异形对着天空嚎叫……飞舞的尘埃组成的怪物的轮廓，里面隐藏着坍塌的城堡……

“醒醒，沆。该你开车了。”我的脑袋被轻轻地推了推。四点一十五分。我们正停靠在一个服务区里，就在商店旁边。里面的货物一团散乱，货架倒在地上，罐头的盖子打开，内容物流了一地。可以看见几个人在里面走动，随手抓起些什么，有时候放在怀里，大多数时候又是随手一扔。

“嗯。我想我们应该不缺什么要拿……有咖啡么？”

斐从后座上抓了一瓶给我。我拧开盖子咕噜噜喝了几口，自我感觉精神了些。我们下车简单处理了一下生理问题，调换了彼此的座位。我抬头又看了看天，点点星辰点缀着天幕。看来我们已经离开很远了，那一大片云覆盖的地方都已经在我们身后。我把好方向盘，重新在黑夜中奔驰起来。天空仍旧把漆黑做它舞台的背景，还看不见黎明的曙光。人们常说，黎明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如此，我只能静静地等待清晨的到来。

开车与我想的一样单调乏味，但又必须时刻保持注意，精神倒还能保持亢奋。随着扬声器里的音乐轻轻地哼着歌，情绪微妙地起伏跌宕。斐很累了，睡得很熟。长长的睫毛微张的嘴唇，两手安顺地搭在腿上，头歪向一边，身子靠着车门一侧。

“哼哼哼……”黎明要多久才会到来？我们又要去往哪里，什么时候再停下？

要去山里，我自己说过。但我不知道该去哪座山。就这样先开下去吧，反正油也足够多。到再次天黑之前，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决定在哪里落脚。

车道上只剩我一辆车。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永远地告别和离开人类文明了。我感觉手机应该还是有信号，但此刻我也并不想打开它。我们接下来还能遇到什么人吗？

我正在心底里漫无目的地琢磨，并不打算弄清这件事，后视镜里又闪出一个车影。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些好奇地看了那车一眼。一辆敞篷车——这就更让我感到惊奇了。车速原本比我们快，在接近我们时却渐渐慢下来，最后变得与我们并驾齐驱，平行行驶。我不由得赞叹开车人的高超技术。车上是两个年轻女孩，年纪与我们相仿，都是一头黑色的短发，此刻在风中不断地翻飞着。她们的车上似乎还放着摇滚乐，不过我听不太清。前方很长一段道路都是笔直的，这让我觉得分些神看看她们也没什么。这时，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孩友好地向我挥了挥手。她戴着一副圆圆的墨镜，嘴唇上似乎抹了弄弄的口红，但你并不会觉得这算是浓妆艳抹，而会想唯有如此烈焰红唇才与她相配。我摇下了车窗，风声瞬间呼啸作响，好在斐并没有因此被惊醒。

“你好！”她朝着我友好地挥挥手，笑容灿烂胜过秋阳。风声显得她的问候有些声嘶力竭。我只能点点头表示敬意。

“想不想一起去看日出？”她把手围成喇叭行，又向我喊到。

我又点点头。

“那，我们带路！跟上我们！”

我很快就有些后悔这轻率的承诺——她的话音还在风中飘荡，旁边的另一位就一脚踩在油门上，加速起来。我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精神跟上她们。风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她们不会窒息吗，以这样的车速开着敞篷？于是我想到那辆横穿美国的午夜火车，无数流浪汉待在敞开的车厢顶，在寒冷和风声中过夜。此刻我忽然有些理解那种流浪，血液也随之升温。很好，我能跟上她们的车速。指针平稳地向右旋转，停在了一个我平时不敢想象的位置。再长的直路在这样的速度下也不能坚持多久，接下来我们闪电般拐过一个又一个弯道，车速急速地起伏，指针在仪表盘里来回摇晃。我惊叹于她们对路况的熟悉，或者是直觉的精准，无比流畅地在黑夜中行驶，我所需的只是跟上她们的步伐。地图上显示又是一段直路，副驾上的姑娘突然直接站了起来，在疾风中摇摇晃晃地，自己也随着风不断摇摆着，她兴奋地把双手挥来挥去，手里拿着个麦克风。该死，她把她的车变成了KTV，正在开她的演唱会，而听众只有三个清醒的人和一个人睡着的人。我甚至想打开手电筒为她挥舞，可惜双手不敢离开方向盘。她真的唱得很好，声音激越嘹亮，时而清脆时而婉转。我关掉了我自己的音乐，随着她的歌声，一会儿在江南水乡里逍遥，一会儿在美国的沙漠里嚎叫，一会在欧洲的教堂里吟唱……她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她一定拥有过非常美好的人生，以至于到此刻她都仍如此从容，如此开心。

忽然，车速慢了下来。我们行驶上一座高架桥，连接着两座小小的山峰，不算太高，但视野已经足够开阔。很快，我们停在了桥的正中央。我把车慢慢地靠近她们，挨在一起。

“就在这里么？”

“对，就在这里。”这次是那个开车的姑娘回答。她穿着一身超赞的火色连衣裙，赤着脚，一双高跟鞋扔在座位下方。她看起来像是要去赴一场末日的舞会，和天降的火焰一起跳到燃烧殆尽。与她相比，那位放歌四野的姑娘倒还显得含蓄——如果不把裹在黑色皮夹克里的狂热考虑在内的话。

“不会打扰到其他经过的车吗？”

“所以我们还得有些准备工作。”她打开后备箱，取出一堆乱七八糟的铁制物品，很快组装成一个像模像样的障碍物。我和她一起把这东西放在我们车后五十米处。“这样就不会被打扰了。”

非常周到。日出应该是在六点左右，很快了。我犹豫着要不要把斐叫醒，走回车边发现她已经和另一个女孩交谈了起来。

“睡好了吗？等会儿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不，够了。我精力足够充沛。”她的确看起来很精神。

“准备了啊，太阳就快升起来了啊。”

我走到高架桥边。伸手拍了拍这水泥做的围栏，冰冷坚硬，真实的触感。这往日会令我心生不适的感觉，此刻却在习习凉风中让我心中无比平静空明。高架桥下，无边的深绿色原野已经隐隐浮现出轮廓。大地就要苏醒了，它的沉睡已经变得微弱，它生的气息已经升腾起来。

抬头看去，星光已然隐没。一层淡淡的白色浮现在天幕背后，吹响了属于天堂的号角声，撒旦的魔力开始退却。光与影的交响从地平线处鸣奏起来，越来越响，演奏出越来越梦幻的颜色——天幕镶上的紫色的鹅绒边，这辽远又很快为火焰所点燃。火焰升腾起来，越来越旺，虽然被压在天幕之后而不能显露身形，却不断地灼烧着黑夜的边界，使它愈发仓皇的退却。那边缘是一朵正凋谢的紫罗兰。人类的感觉是无法精确洞察缓慢连续变化的事物的，如同花朵的开放，孩子的长高，还有此刻黎明的到来。我再次定神地凝望天空时，天幕已完全为光明占领，胜利的凯歌吹响起来，风从我的身侧吹过，它们从山的那边而来，横穿山谷而去，携带着群山震耳欲聋的沉默。终于，那轮红日浮现在地平线上，一个微小而灼热滚烫的圆点。

双眼立刻刺痛起来，我不能再凝视了。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个女孩戴着墨镜不是为了耍帅。我盯着车盖上反射的太阳光，静静地等待着她们饱餐这风景盛宴。

“太他妈爽了！我们一夜的奔波是值得的，对吧！”那个黑夹克的女孩伸了个懒腰，兴奋地说。

“当然。我们还会继续，今天的日落和明天的日出同样不会错过。”

“你们是要去哪里呢？”我插进了对话。“我猜你们应该去过很多地方。”

“嗯，我们的确去过很多地方。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我们去远方。”

“远方？远方是哪里呢？”

“是永远不能到达的远方。”

“你们要去那样的地方？”

“是的，我们去远方。”

“可地球上没有那样的地方。”

红色连衣裙的女孩摘掉了墨镜，在晨曦中潇洒地扭了扭头。我第一次看见她的面容，干练而坚毅，又感到一股激情在脸庞下奔流，与此刻冉冉升起的太阳一同把她的脸颊染上一层绯红。

“是的，地球上没有那样的远方。所以我们要去那样的远方。”

“那你只能永远地奔波……即使你从西海岸开到东海岸，从墨西哥开到芝加哥，再不停地来回……”

“是的，所以我们永远在奔波。所以我们永远在路上。”她又把墨镜戴了回去，靠着高架桥的围栏。黑夹克女孩在我们谈话时跑去收起那放在后面的障碍物，此刻已经坐到了驾驶位上。

“那你们还是继续去远方吗？在这样的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毁灭？”

“是的，我们去远方。”她再次这样回答，不带一点犹豫，声音清脆利落。

“火焰将笼罩大地……”

“而那时，我们仍在奔赴永恒。”她说，拉开副驾驶处的车门，坐上了车。

“对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什么？”

“我们明天想安静地在山上度过……有什么能向我们推荐的吗？”

她靠着车门想了片刻，打开手机，在地图上标了一处给我看。

“这里吧。视野很开阔，能拥抱天空和大地。你们可以慢慢地过去，我看你们也的确不是惯于开快车的人——这座山到这里的距离，慢慢地开，要不了到黄昏时刻也能到达。”

她们的车已经发动起来，慢慢地往前行驶。黑夹克女孩在等待我们交换最后的告别。

“多谢。那，再见了。”

“再见。”

“旅途愉快！”我向着她们喊道。她们已经开出去一段距离了。披戴着晨曦，她们的车晶莹闪亮。

“永远！”她向我这么喊了一句，彻底消失在呼啸的风声里。我再也听不见她们传来的任何声响。永远。她们的没有终末的旅程，和这个即将迎来终末的世界。我这样想着，也点了我自己的车子，按着导航向她给我指引的地方开去。

我们的车速又慢了下来。的确，目的地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能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放在沿途的风景上。这些都是我从未来过的地方，给我一种新鲜感。九点左右，车又回到斐的手里。这时，沿途的车又多了起来。想来的确夜里赶车的人还是少数。

我在副驾驶上休息，想着今天真是十足魔幻的一天。九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匆匆地收拾东西，此刻已在千里之外欣赏大好河山。人们说时间能让让人忘却一切，抚慰一切的伤痛，但空间的转换又何尝不是如此。特别当我们离开阴郁的牢笼，来到这锦绣江山处，过去的生活在心中积藏的种种污垢都随着呼啸的风和山脚平缓的溪流化作尘埃。升起的太阳此刻躲到了云后，于是万物都显露出它们最原本的色彩。目光追随着古老的密林，高耸的树木往往被各种藤蔓缠绕，弥补了叶子交织的疏网留下的空隙；远望湛蓝色的青空，白云的姿态变换无穷而尽显威仪，在最晴朗的天气里所看见的云朵并非在阴天里那般二维地铺展在天空中，它们松散而适当的距离让你能够明晰上方的立体结构，让你认识到云的层次，它们仿佛是站立在天空之中，显露的面容又混沌不清，宛如暗示着史前的洪荒，和这洪荒的永恒；而在那在岩石间蜿蜒流淌的小小溪流，碧绿色既暗示着它蕴藏的原始生机，也是为其中已死的生命唱的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

我还有很多没来得及见识的自然景色。雪山，冰川，极地，那种我向往的最原始的寒冷与洁白，而大漠的宏伟，也只能去听听唐诗中的回响。而对深海的向往，就更停留在了克鲁鲁式的不可名状里。这么想着我又羡慕起了那两位女孩流星般的一生，毫无悔意地划过这片天空，炽热燃烧，走后又不留下半点痕迹。不去做无所谓的思考，用行动的激情代替理性的冰冷，把自己还给生活。而我们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了一种自己不是自己，生活不是生活的状态中。

车又穿过两座山峰。尽管群山的姿态变换无穷，戴着名为重力的镣铐也跳出一支千姿万态、令人心神激荡的舞曲，但看久后依旧令人乏困。这时道路又开始向低处走去，我们回到海拔较低的位置。右侧，很快展露出一大片平原。平原上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干什么。前方不远处腾出了一片空地用来停车。我们出于好奇心，也把车停下。我们刚打开车门，一位看起来不太像是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就走过来迎接我们。他戴着一顶回回帽，左手拿着拂尘，右手捏着一串佛珠，胸口挂着一个十字架，穿着一件大长袍，上面挂满了各种我不认识的物件。“请问两位小姐，你们是信奉哪一种宗教而来参加朝拜的呢？”

“呃，我们只是来参观一下。你们就不能每个宗教派一名代表人员，而非要穿成这样？”

“啊抱歉，我们被很多次指出这个问题了，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而穿着西装在这种场合又会显得不够虔诚。”

呃呃。“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可以吗？”

“请便。还请不要打扰到各位信徒。”说完他便走开去迎接下一辆车了。

我向会场扫了一眼，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位于整个会场中心的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我们径直向它走去。

十字架前，人群排成整齐的一个方阵。没有谁来主持祈祷或是什么其他的仪式，我想可能是因为这里只给基督教设立了一个会场，但教徒们则一部分属于天主教，一部分属于东正教。人们带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安慰——十字架、念珠、耶稣像、圣母像……有的挂在脖子上，有的捏在手里，有的摆在自己面前，跪着，闭着眼。陆续有人加入到队伍中。我们只站在后面观望。即使此刻阳光温和，巨大的白色的十字架耀眼夺目，人群依然沉寂不语。这也许是一种虔诚，但很难不去联想这沉默背后是否笼罩着阴云。队伍前方的一个女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用颤抖的两手捂住面部，不让自己难看的面容被旁人见到。她颤动的指尖，随着痛苦而纷乱的发丝，衣服在抖动中产生的褶皱的波纹，在温和的阳光下有一层莫名的寒意。会场中有些人扭过头去看她，这让站在后方的我能一窥他们的侧容。有的目光平静，带着些安慰的意味，也有充满责备的目光，怨她扰乱了这会场的肃静。而从这些面容上、从这些目光底，我感到一丝纠杂着恐惧、害怕、绝望的意味。纷扰的目光还在彼此交换，会场中又响起了一阵呜咽声，这次是跪在队伍中的一个男孩，刚青春期的样子，他的面前摆着一尊耶稣受难像，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面容都很整洁，此刻因哭泣而纷乱了些。他的父母就在一旁，连用手

抚摸情绪失控的儿子，但还是难以平复他的心情。此刻躲在十字架后的阴云已经幽幽的飘了出来，笼罩住会场。人们的面色都变得难看起来。少有的一些老者神情肃穆，似乎想站起来维持秩序，但又觉得自己身份还不够，何况骚动也不算大。更多的人只是阴郁着脸，重新回到自己的祈祷中。但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场祈祷已经失去了安慰的效用。有强烈的狂信的人，毕竟只是在少数。怀疑的种子在现代播散得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广阔，科学至上的时代人们的信仰是多么脆弱，那些古老的信条早已残破不堪，即使在末日，人们又重新对它们燃起了热情，在这巨大的十字架和温暖的和风里刚升起一丝微妙的安慰的幻觉，也就只需要这两声啼哭，便把一切击得粉碎。有几个人离开了队列，往停车场方向走去。那些神情依旧肃穆的人，像是在斥责哭泣者的不信与怀疑，而唾弃离场者的背叛。毕竟，经书上说过，你要信。而那著名的怀疑者多马，也是从心底里是愿意信的。信，或者愿意信。这就是一切，就是宗教的生命，甚至也是法律和社会的根基。

我难以清晰地言说那些人为何而哭泣，只有一种朦胧的理解。我试图去想象自己是一个信徒，信奉着神，并且是从心底里愿意去相信的而非怀疑的。但这份怀疑无论如何也是挥之不去的，即使在这样方舟都沉没的末日，除了神已经没有别的救赎，即使把经书念过一百遍，虔诚地在灯下诵读众先知的箴言，可一旦会想起那即将降落的火焰，思索到那火焰意味着的死亡，死亡背后的无尽的虚无，那虚无意味着的不是我们曾经来过，而是意味着我们从未来过，从未有过我们。这是魔鬼的说法，是梅菲斯特的胡言乱语，但它蛊惑人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在我们这些凡人信徒的心底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带来绝望、恐惧、压抑。要驱散这阴影，作为信徒的我只能向上帝祈求天堂，祈求永恒，那让魂灵从肉体也从时间中剥离的承诺。可请原谅我的冒犯与愚昧，我竟琢磨起这主的承诺来，即使这承诺在经书上写了一千遍，也被无数后来的作家所书写，我还是被撒旦蛊惑般地从这美好的诺言背后读出一股与末日降临同质的虚无飘渺的味道，这股虚无飘渺和属于末日的虚无飘渺混杂在一起，更加令人绝望，这样尖锐的矛盾背后统一的是虚无，即使矛盾本身已尖锐到足以撕扯我们的灵魂。唯有狂信，唯有疯狂的信仰至高的激情，才能把自己淹没，一心一意地向主祈祷末日的救赎，但又有几人能够做到？我终于不争气地流下泪来……

“我们怎么可能还真的拥有信仰。”我对斐说。我想这就注定了这里只会留下悲剧。

“就算有那样的信仰者，救赎他们的也不是主，而是他们自己的激情。”斐说。

激情？那些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的身影，还是原始宗教那些血腥的仪式场面，把活人绑扎在枪尖上等待着献祭？不对，都不是，斐的激情说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忽然想到那个在雨中敲打着拐杖去捡自己童年的男人，想到高架桥上一红一黑两只奔赴永恒的飞蛾。

我们失去了观摩其他宗教的热情，离开了这里。

月光轻盈地为大地铺上一层如梦似幻的薄纱，与空中弥漫着的若有若无的缕缕雾气纠缠在一处，形成一片空濛的流质，宛如寒冷的形体。裸露的山岩抬起沉重的头颅，用没有眼睛的脸庞感受着天空的存在。明月与大地已彼此守望了上亿年的时光，她们应该是把所有要倾诉的话语都说尽了，才陷入这样的沉默。我们的车停在了道路的尽头，登山的车道到这里就断了。这里已经没有树木，稀疏的草散缀在岩石间，在狭小的窄缝中躲藏起身形。碎石、沙砾遍地都是。隐约起伏的虫鸣声显得此处更为幽静。

我推开车门，扑面而来的冷空气让我的灵魂为之一新。人类的心灵是如此易受外界的影响，此刻白天的种种见闻都被我忘在了脑后，眼前唯有此刻夜中的石山与天空。呼出的热气被寒冷清晰地刻画出轨迹，摇散着向明月飞去。我抬头望向明月，那夜空中的守望者。此刻澄澈清明的天空中，月亮上些熟悉的坑坑巴巴清晰可见。我曾为那些缺憾生出多少奇妙的幻想，幻想又随着时而拂过明月的云幔悠悠远去，再也寻不回来。

山顶离我们还很有一段距离，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我重新坐回车里，新鲜感过去后，困倦疲惫一下子袭来。睡眠不足和奔波的劳顿夹杂一处，脑袋昏沉沉的，说不上有些难受。

斐还站在车外，静静地眺望着夜空。她的脑袋微微扬起，背对着我，背挺得笔直，与轻薄的衣料拉开距离。长发的末端在夜风中悠然地飘荡着。她在想些什么？她不会冷么？我很想拿一件衣服给她，却又不愿扰了她此刻的清静。她单薄的身影在月光里有些落寞，有些感伤，但仍旧平静。她一直比我坚强，也许此刻就是她最难过的时刻。也许她只是在发发呆，我不过自作多情。

我望着她的背影，视线一点点朦胧起来，进入了梦乡。

七

我很幸福。

唤醒我的并非忽然凛冽的寒风，也非预设的闹钟，而是一阵光芒，一阵温暖。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太阳已经完全离开了地面，为流云万道披上金色的霞光，再把金色的海浪播向大地，拍打在我的车窗上，溅射进来，轻揉着我的眼，在斐的睫毛上嬉戏，最后停在玻璃上闪闪发亮。在此高寒处，阳光只给人温暖的感觉，而生不起燥热。我打开加热器，弄了一杯温水，倒在保温杯里。三叶草样式的装饰物在挡风玻璃下轻轻摇晃，叶子上承载的日光浓郁得快要滴落。我这才意识到我把精心栽培了数年的三叶草扔在了家里，没有机会再送她能躲避灾祸的地方继续繁衍了。

霞光渐渐收敛，天空重返蓝青色。流云在高风中缓慢地变换着姿态，时而散为座座孤岛，时而连成一片，为群山投下一片游移的阴影。我推开车门，伸个懒腰。空气清新，仿佛不染尘垢。另一扇车门也打开了，斐端着保温杯走了出来。于是，我们看向高处的山顶，那将是我们旅途的终点。尽管通向它的道路崎岖而弯折，渐渐为乱石所隐没，最后完全消失在大块大块的岩石中，但如果我们的预测不错，登上去只不过不超三小时，况且山坡也很平缓。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在这里悠闲地度过。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状态栏不出所料地报出了无信号的提示。漫长的空闲让我有些茫然无措，我们奔波着赶到此处，只为了我一时兴起到山里看看，但我也并没有计划好到底要做什么。但我们人生中这样茫然无措，任凭时光流逝的时刻并不在少数。而纵使我们暂停了一切的活动，神思茫然飘忽，时间也不会停下它的流逝，并且流逝的速度也同思绪一样飘忽不定，感觉千年已逝，其实不过几分钟的光景，而怅然片刻，却发现太阳的位置已经换了个地方。在这样的状态下，在这样清静孤独的地方，我们比一切时刻都更接近虚无的真相，流变的本质，万物不定的流动——既是时间的洪流也是彼此空间的交错——神思仿佛透过眼前的一切，即使目光里已有千山万壑，广阔的天空背后是整片的宇宙，这一切虽然都还作为幻想残留在视网膜上，它们却已在我们心中崩塌溅碎为无穷粒玻璃碴子，显露出它们背后那黑洞洞的空。千百年来人们所争论的，不过是那“空”里，到底是坐着一位神明，还是漂浮着一堆法则，甚至那里只是自己的内心，又或者真的只是存粹的无。如果是无，无又怎样生万物呢？是万物生无，还是无生万物？这一切都取决于对流变的理解……当然，看起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乌七八糟的胡思乱想统统贴上无意义的标签，扔到形而上的垃圾场里去。但相比这样的不了了之，我更宁愿去信奉无。是的，信奉，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逻辑和空洞的言辞，也不在于多么花哨的概念多么感人耳目的技巧，这问题的答案在于你究竟相信什么，或者说愿意去相信什么。言辞的无力、逻辑的空洞在这样的终极问题上一次次被证明，除了生命本身一切的回答都会显得脆弱苍白，当然也许这可以归因为人类自身头脑的局限，他们并不能真正拥有完美的逻辑、无懈可击的真理，一切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但换句话说既然于此，我们唯一能给出的答案也就只有生命本身。

那些动物植物同样如此，人类和它们仅有的区别或许在于对于人类而言，生活这个词比生命更为贴切，毕竟我们狭隘的理性还是在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使我们显得独特。

还是把思绪从冗杂里拔出来吧。我现在的处境虽然对于我而言陌生，但早已有无数人选择过这样的生活。相比陶渊明那样的田园风光，我想在这样的高山中隐居更贴近本质，这样的隐居虽然都不如陶那么大名鼎鼎，但更显得真实，在这里你会面对的是苦难和空虚，而非两壶小酒、游手好闲、精神胜利。在这里你面对的是失败不是成功，是真实而非幻想，是空无而非酒色带来的快感。我们有这样的前辈，圣本笃和他的修道院，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他们的真实面貌并非如后来的神话所添油加醋到令人生厌的那般，而是真正可亲可近的思想者），寒山与拾得，孤独峰上的山火瞭望员……他们孤独地坐于高峰之上时，是怎样度过的呢？真是整日与那些终极问题纠缠吗？还是，大多数时候，也同常人一般，脑海空空，任凭时间流逝？就这样让时间流逝掉，什么也不去想，吹着风，似乎也不算一件坏事。

“想什么呢？”斐用手捏了捏我的脸。

那一刻我的心中飘过了千万种思绪。我想到末日的来临，想到她一直以来的平静，想到昨晚她月光下落寞的剪影，想到我刚才念及的那些对终极问题的追寻者们，想到这些终极问题本身，被讨论了千万遍的人生的意义，这些较明显的思绪下更有模糊不清的概念、名称在飘摇，维特根斯坦及他的思想的转变，加缪和萨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福柯，德里达，海德格尔，叔本华，尼采，康德，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形而上学，辩证法，相对主义，存在主义，自然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无数的我听过高深莫测的名词，我懂得一些的和完全不懂的，相互矛盾的和彼此关联的，一切的和思想，一切的和信仰和激情……全都集合起来，这千千万万的自称为真理的东西戴上了严肃的面具，用自以为无懈可击的逻辑高高在上地宣称着自己的存在，即使它是一种否定和怀疑的东西，只要他在断言在宣称，也就是把自己展露在有意义的文字之中，他就不能不采用这样一种姿态去强调自己，去让人们臣服……我想也许这无数的理论背后真的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真理，每个自以为正确的理论都只是它的一个侧面，但既然我看不到那属于神之物的存在，既然我的头脑愚笨到连这些人类创造的理论都不能理解，这无数理论的集合在我脑海种化成的幻影融合在一处、最后合聚而出的影象，便并非那真理的侧影，而是人类自以为是令人恶心的故作姿态、高高在上，高举言辞的扭捏作态，虚伪不堪。这可怕的骗子，谎言家，政治家！这幻影生成的那一瞬，我立刻抛弃了一切想要对斐谈起的有关所谓意义和真理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我们不过换来一堆空洞的言辞，那些言辞宣称的意义，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与言辞共有的虚无最深刻的嘲讽。那些写在书上的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最令人起敬的并非他们的哲学，而是他们的生活：当维特根斯坦即将离世时，他告诉人们的是他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而非他留下了什么样的真理；当萨特走后，我们最悼念的是他为人类抗争的一生，而非他创造的那些有着不可弥补的漏洞的理论。而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掌握了什么真理，并准备对我鲁莽的话语加以无比高贵、正确、深刻的批判，请允许我提前向你认输并且道歉，请原谅我的愚笨，我的无知！

“斐，”于是我开口问她，“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她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我想过的生活可太多了，人生那么丰富，我们有无数种选择，每一种都有足够精彩的地方。就算你让我做出什么选择，我也很难以下什么定论……”

“想到什么吗……”她抬起手，伸出修长纤细的指，把一根发丝缓缓地缠在指甲盖上，“啊，我很想过一次大小姐的生活。”

“大小姐？额，应该不是民国时代上海里的那些银行行长的女儿吧？”

“不不不，我不喜欢张爱玲。怎么说呢，感觉不太能用一个典型的词语去概括。从小就接受着贵族式的教育，每一所学校都是贵族女校，与我相伴的都是其他家族的千金小姐。你想想，那学院里，流光倾泻的庭院，蔷薇丛掩映着花园中的钢琴，温室里各色花朵娇嫩可爱，美而不艳。哥特式的小小教堂，阁楼上挂着巨大的钟，每周我们都要去做礼拜，彩绘的玻璃窗，慈美的圣母像，玛利亚大人保佑着青蓝色天空下每一位少女的心，庇护着学院的祥和。在这样美好的学院里，少女们各自有各自的爱好，像是缝纫、手工、糕点，为心中的那个她亲手织一条围巾、做一块蛋糕，就是莫大的幸福。大家每到课间都愉快地交流，富有教养地和老师相处融洽，也没有学业的压力，总是有很多的时间进行社团活动和课余活动，尽情地享受青春。朦胧的情愫涌动，纯洁的感情在蔷薇枝头绽放，圣洁的花朵上挂着夜间凝结的露水，白色的鸽子飞过广场，那上面有我和谁牵着手翩翩起舞……”

“停停停，”我听得都快笑出声来了，“我说斐大小姐，什么叫不能用一个典型的词概括啊，我来帮你概括一下，这叫二次元。太纯正的味了。”

“哎呀被你看出来了。我觉得不好意思才没说的。”

“拜托欸这些动漫和游戏都是我们一起玩一起看的。”

“但也没有什么理由贬低她们啊，我们在谈理想嘛，理想。这些本来就是很理想的东西。”

“嗯哼，那还有什么理想吗，我的大小姐？”我内心难以抑制地涌动着的愉悦的感情，和拂过我身侧的微风一起唱响鸣奏在高天之中的乐曲，在日光中越飘越远，把拉长的云丝做它的琴弦，一直飞往天边。我切换到这个话题是对的。我们应该享受此刻，即使这里没有信号也没有其他可娱乐的，这样的闲谈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我惬意，是我感到生命的美好。斐的话也特别多，我本来以为她不会说什么，她只在心情和环境调和得恰到好处时才会吐露内心的文字。我现在一扫刚才烦杂思绪带来的阴霾，世界末日的降临虽未被我忘却，但心灵在它之上倾注的注意力是如此之微，大概只有 21 克，以至于它只像个幽灵轻盈地漂浮在脑海中，对情绪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只提醒着我要在日落前抵达山顶。

“还有什么啊？”

“别那么二次元的。”我追了一句。

“嗯哼，那就……给我一辆房车，一个亲人健康而不对我施加任何束缚的家庭，也能为我提供一切的资金，额，最好有两个哥哥或者姐姐让我不至于要肩负什么责任——原谅我可没什么责任心，”她闭上眼轻轻地哼起了一支曲子，我能听出那是加州旅馆的旋律，“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毕竟这个幻想就是来自于美国——我每年会沿着那些著名的路线不断地前行，去看每一片荒凉的沙漠，去亲眼见识那些藏在黄沙中的绝景，去和那些印第安人对话，去攀爬那些高山，流浪遍每一寸土地，对自然厌倦时再投回文明的怀抱，在纽约吸大麻吸个通宵，货不够了再到墨西哥城去，那里各种货色应有尽有，美元也格外吃香。再匆匆忙忙地去芝加哥听几场对我而言不知所云只能听个响的音乐会，最后忍受不了高雅而去参加拉斯维加斯那疯狂的沙漠中的摇滚音乐节。那音乐节结束后，我沿着城外的公路离开，从后视镜里重视这座璀璨的城市，灯光的海洋，沙漠中文明的奇迹，高楼雕饰着华光，广告牌一块接一块就要堆到天上去……从西开到东在从东开到西，去和加拿大相近的地方感受枫叶飘落时的静谧，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回家一趟……而如果是在中国，在这里，这片走到哪里都不过是重踏前人足迹的乡土，那我将去寻找一曲残缺的旋律，要不断地跋涉在深山古庙、佛狸祠堂、洞庭楼阁、画桥烟雨中，拾起一个个前人落下的音符，兴许能重新听到一曲江南古地的回响。那些高山长江，藏满了属于民族的记忆，即使以他们的广阔他们的雄伟也无法容纳，才让这些记忆一点点溢出、飘散在天地间，离我们也一点点远去。等我开到了上海，我要停好我的房车，租一艘小船，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我会在吴淞启航，在雾气弥漫的江面拉长嗓音呼喊，礼赞纯净，生活与自然，穿过江阴的黄田港，去听那里渔人们的油盐碎语，在南京的小洲驻足片刻，再继续向前，在荻港的万寿塔去问询和尚信与不信的奥秘，在铜陵的和悦洲倾

听风的低语，她和水面总是缠绵不清，再经过写在我们课本里的小孤山，跨过鄂州的观音阁，在宜昌停留片刻，再去丰都见识我们死后将经历的各种磨难，那些我在基督面前忏悔过的罪孽，我要将他们重新一一清点，最后安然地开进朝天门……”

“我都不知道该吐槽你是美国的文青还是中国的文青。总之很文青就对了。”

“我有三个梦想，一个普通的，如果二次元那个算普通的话——我想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称呼它应该是正确的，一个文艺的，刚刚我已对你讲过，那么还有一个则应该是……”

“讲讲讲！”

“鉴于我刚才已经讲清的对于性质的界定，我想我大可以放飞一下自我。嗯，我将穿上衣柜里最勾人的服饰，把各种口红和香水胡乱地涂在身上，在走进那些弥漫着光污染和噪音污染的酒吧，勾搭里面扭得最欢的妞儿，再提到舞台上大声地唱我最爱的也是最土的歌……”

“打住，我不想听后面的内容了。你真确定这是你理想的生活？”

“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她含着笑看着我，“某人某天喝醉了酒自己回来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她自己看来是完全记不清了。”

额。Ok，我确实给忘了。“额，忘掉它。我的理想和这个天差地别好吧。就像不要把酒后乱性当真感情，这酒后的胡言乱语也……”

“哦。我还说某人似乎比她看起来要狂野，我本来一直觉得是个胆小的只会口嗨的乖妞儿……”

“呸。”

“那你说说你想怎样？”

“别吐槽我文青啊。”

“你自己都吐槽了我还干嘛要说。”

“那就是……南海上，一座不大不小的海岛，我既在岛上有自己平时起居的住房，也在海边有度假用的小木屋，沙滩上摆着躺椅，当夜晚降临，浪花惬意地揉着白沙，我会躺着，面对着浩瀚的星空，掏出一本天文手册，挨着挨着去给那些光点赋上它们应有的称谓。我还有一座小小的图书馆，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我想看的和我看不想看的、只起到装饰作用的书，闲静时分，我便点上一只烛，在摇曳的光里遨游大千世界，从天堂到地狱，从净界到凡间，此岸及彼岸，皆是神思漫游之所……”

“好吧我还是要吐槽一句，文青。”

“嗯哼。”

“末日都要降临了哦。”

“是啊。”

“我们还在这里胡扯。”

“是啊。”

“没有什么想对我最后说说的吗？”她突然凝望着我的眼睛。

“喂，氛围感很重要的啦。阳光这么灿烂你打算让我说什么？”

“咦，莫非你要对我说的只有见不得人的话？”

“如果，这个你觉得算能见得人的话。”我凑过去，在她的嘴唇上落下轻轻的一个吻。她温柔地回吻我。天高云淡，风语如歌。

我已经为上山的道路做好了思想准备，鉴于我看过的各种关于登山的动漫、小说、纪录片、杂志等等等等，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那火一般的女孩一眼就看穿了我俩宅女的本质，这座山爬起来简直是如履平地，除了偶尔需要停下来歇歇气，根本没有什么阻碍。登山的步道倒是愈发简陋，开始时还是人工切割过的石阶，后来变成用一堆乱石子铺就的还算平整的路面，等到了全是大块大块岩石的地方，索性只是在容易行走的岩

石上标了几个记号。斐兴奋地在岩石间跳来跳去，有时故意偏离开路线，只为到某块长得格外奇怪的岩石边去看上一眼。已是下午，剩下不到十二个小时，也只是一顿饭需要解决，我们带在身上的东西很少。走得有些热了，衣服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实在没有精力陪着斐折腾了，她索性把她的行李全扔给了我。一会儿她在我前面，一会儿又落在我后面，这边嚷嚷着看见了一颗兔子脑袋，在另一边又发誓这神似骷髅的岩石一定是撒旦的杰作，这就是这座山是被从地狱中喷发出来的最好证明。我很高兴听她的胡言乱语。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到达天空的另一边，快要到达与远方的山脉相同的高度。不过，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是平原。我们距离山顶也只有短短的几十米了。一鼓作气，几分钟后，我们终于踏上山顶。到了，这里就是终点，我们给自己选定的目的地，也是墓地地。这是一座平顶的山，我们扔下行李，漫步到悬崖边上。

我珍视这最后的青空，珍视这最后的大地的苍翠。山下的平原并非豪无烟火气的荒野，而是坐落着人家的农田。土黄色的田埂把大地分割成百块，在最低处整齐纵横，越升高，越屈从于山体的起伏，变得弯弯绕绕，一圈圈一层层，排出一块块梯田。有溪流从山间潺潺而出，蜿蜒地游动在田野上，在质朴的布局里勾勒出一笔柔婉，也把一缕悠然、一缕娴静写进大地。沿着溪流，几户人家零星地散落着。几个电线杆子矗在地上，几根细细的线，连接起这边和山的那边。但，没有见到画面中的袅袅炊烟。这些房子里空无一人。我这才发觉农田中生长的并非作物，而是半人高的杂草。那些田埂虽还未被杂草长满，但土黄色已经变得依稀。我们走后，不过百年，这里会重新全部变回杂草的世界，它们才是真正生命的象征，远比那些被扭曲的、圈养在农田里的作物更适于被歌颂，也胜过那些温室里娇艳艳的花朵。恍惚间，一层淡淡的金黄色已降落在大地上，附着在每一片随风轻摇的叶子上，刹那让人觉得像是秋天坠落了。但片刻后我意识到，太阳已经接近了地平线。

流云唱起了最后的歌，不知是礼赞还是挽歌。它们白色的面颊泛出淡金色，再一点点转入绯红。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顾灼人的疼痛，直直地盯住那一点点沉坠的日轮，即使是那样厚重的云朵，也托不住它的重量，即使它已经点燃了自己的生命，从翻卷的云变成了飘忽的火焰，拉出一缕缕细细的云丝，那千万只绝望地挣扎的幻手去把太阳缠绕，太阳也轻描淡写地从它的束缚里挣脱，毫不费力地破开它千百次的阻拦。甚至恍然片刻，从云层的缝隙中看见它，为那一刻天地的绚烂所震撼，几乎就要把这一刹当作永恒，眼睛一闭一睁，它便又用残缺的形状击破痴妄的幻想，让我们的神思从永恒的高空中坠落，狠狠地摔在现实的大地上。当它再一次在狭缝中露出一次圆满，血色已席卷天空，比火焰更深邃的红涂满了天幕，像是每一朵云、每一片天空的血液都被太阳的火焰炙烤得蒸发沸腾，抽离出它们的形体，痛苦地漂浮着张牙舞爪，那片刻圆满的日轮盯着它们，也同是一只泣血的眼。这一切近乎疯魔，近乎癫狂，而在即将高潮处，一切突然坠入梦幻的海洋，染成紫色的天鹅绒毯铺展开，拂去了一切的不平、一切的悸动。天空沉醉在这紫罗兰色的梦幻里，它的眼皮一点点变得沉重，再也抬不起来，白昼即将彻底坠下地平线。风在远方呼啸起来，为夜吹响迎接的号角，也告诉我们这就是与日光的永别。紫色短暂地绚丽后，一点点变得深沉，被时间一点点堆砌着质感，终于化成亘古的黑色。这时，黑夜终于完全降临了。

这片原野上的夜空，展现出令人灵魂为之颤动的纯粹。我回忆起多少次在回家的路上抬头，试图把目光变得自由，来借以慰聊所受的生活的重压，却连一块真正的黑色都寻求不到——高楼林立，总热衷于把各种灯光做他们华美的外饰，甚至夸张到把一面整墙都改成显示屏，楼顶上也有无数的探射灯射出光柱扎向空中——亵渎充满天幕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令人作呕的污染的气息。在这样的天空里无法找到解脱，那些漂浮的光晕就是这座令人作呕的城市的污秽的精华的蒸腾，它们即使到了最夜深人静的时刻也要居高临下地把你俯视，把你牢牢地压住。而在这里，在这片纯粹到极点的黑色下，我刹那觉悟，虚无也是一种安慰，是对灵魂一劳永逸的慰聊，死亡一下脱去了它神秘的面纱，以最原始的姿态向我们显现——

它不是恐惧，不是痛苦，但也不是解脱，不是幸福。它只是平静，终点、起点、从时间中剥离、流变之外、无价值的永恒，它那么沉默不语，也不思不想，以至于人类给它戴上了太多可怕的面具，但那些面具都是不恰当的。它仅仅只是它本身，纯粹的原始。

一声清脆的喷嚏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日光消隐，夜风缭绕，我虽沉溺于夜空而不觉寒冷，但肉体毕竟也有与灵魂割裂的地方，在一些灵魂显得强健之处反而显得软弱。我走向我们的行李堆边，给自己加上一件衣服，也拿出一件披在斐的身上。我们紧挨着彼此坐下，在一块宽大而平整的岩石上。坚硬的触感略微让人觉得不适，索性又拿出几件衣服作垫子。今天的夜空里没有月亮，星星也还躲藏在云后，我们的身侧比昨夜更黯淡无光，如不用尽神思去辨认，我甚至看不清斐的脸庞。她随意地开始说些什么，倒出一本温开水慢慢地抿，一丝丝白色的雾气和轻飘飘地话语一起，很快就消散在寒冷和黑暗中。但是不要紧，雾气总是不断的，斐有时会停顿片刻，但不久又会继续琐碎地絮叨些什么，坚持不懈。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此刻的话语毫无意义，比空气的密度更小，所以它们立刻就 from 脑海中飞出，不留下一点痕迹，甚至一点点把我的脑海也变得空空荡荡。我们是在一点点回顾我们毫无意义的一生，我们是最后一次重温我们在一起时的生命。某天我送给她的玫瑰花，那天我们为究竟是买纸花还是买真花讨论了一个晚上；那个被我打碎的玻璃杯让她伤心了好久，她一直很喜欢它的形状和在灯光下的色泽，但我重新买给她以后她又把它扔在一边蒙尘；我很喜欢的她的胸前的束带，她在我生日时总把它戴上……我们的回忆一点点飘散在风里，在夜空中消弭于无形。我们的生命一点点放空，我们的声音一点点微弱。我们一起重新度过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现在它就要迎来尾声了。我打开手机，23点。我们的生命已经可以开始最后的倒计时。不约而同地，我们最终沉默下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直到此刻，依旧在彼此地身侧，这就足够了。

再抬头，漫天星光顷刻涌入我的眼眸——不知不觉间，高风驱散了流云。刹那，回忆的海洋重新淹没了我。但这次不是和斐在一起的回忆，而是我一个人的一生，我从记事的每一个片段，都浮现在星光里，模糊飘忽，粘连在一处，又混杂在一起，理不清谁前谁后，记不起何时何地，只残留一个画面，一个印象。但我并不觉得窒息，反而变得更加轻飘飘的，天空在这样的回忆里又变得亲切起来，我好像升起来漂浮在半空里，被我自己的一生环绕着。生命的喜悦在此刻注入我的身体，一切变得通透、澄清、明澈，每一点星光都呼应着我的灵魂，我与天空相连，我是星光的一部分，我的光芒也在从这里发散出去，向无尽的黑暗中奔去。

“光速是有限的，只有三乘十的八次方米每秒。”我说。

“嗯哼？”

“那么，四万年后，某个星球上的外星人如果有足够先进的望远镜，就能看到我们相依在此刻的情景。”

“嗯哼？”

“而即使过了无穷远，即使太阳都熄灭，只要宇宙没有坍塌，我们此刻散发的微光就会继续在星空中旅行，不断地把我们的此刻，那时的世界的过去，向着无尽的远方宣告。足够先进的文明，依旧能看见我们此刻的影像。而即使它们看不到，即使我们此刻发出的电磁波变得再微弱，它也依旧是存在。”

“你去问问物理学家同不同意。”她轻轻地笑起来，星光下她嘴角的弧度清晰可见。

“嗯哼，我们已经没有得到答案的机会啦。”

末日即将降临。十一点三十五分。我们无力抓住从指尖流下的时间的细沙。十一点三十六分。我又关掉了手机，最后留给自己片刻的安静。

嘀嗒，嘀嗒。

嘀嗒，嘀嗒。

时间的雨，时间的河，时间的江，时间的海。

嘀嗒。时间是雾，时间是霾。

嘀嗒。

十一点，五十八分。

是时候，做最后的告别了。

“斐。”

“嗯。”

“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我也很幸福。”

“如果有来生，我很乐意再和你过一辈子。”

“嗯。”

“不过不需要这些幻想。我已经，很满足了。”

“嗯。沅，我也很满足。真的很满足。”

我们沉默着对视了一眼。

数字从八跳到九。

我站起来，几乎是蹦跳着走到悬崖边。抬头对着满天星辰，低头对着千山万壑，大声地呼喊出我最后的话语：

“我度过了最幸福的一生！”

下一刻，天空炸裂开来，万道红色的裂纹撕碎了苍穹，铁水熔倾般，无数条拉长的火焰流星划过天空，而白色的光芒从红色的裂缝里奔涌而出，溢满，目光中只剩下虚无的白。

（全文完）